

雷峰塔奇传

第一回 谋生计娇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

诗曰：

素精思世受恩深，酬却生前百赎身。

诞育责嗣超升去，雷峰塔畔永标名。

话说元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书生，姓许名仙，表字汉文。父亲许颖号南溪，经商为业，母陈氏。汉文生才五岁时，父母染病，相继去世，留下些少家业。亏他有一胞姊名唤娇容，嫁与本县李公甫为妻，这公甫在钱塘县当一县役，家中颇称去得。汉文父母亡后，娇容即将汉文掣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汉文不觉长成一十六岁，生得眉清眼秀，丰神俊逸，公甫与娇容十分爱他。一日，公甫因衙门元事闲坐，忽思汉文年已长成，须寻一事业与他去做。夜间，便对娇容说道：“汝弟从幼在我们家中，今已长成，须当寻觅一件技艺与他去做，不可虚度光阴。”娇容道：“妾身父母早年弃世，舍弟从幼多蒙官人抚养照顾，今幸长成，官人若肯周全，妾身不胜感激。”公甫道：“贤妻不须烦心，愚夫现有个相好朋友，姓王名明，字凤山，他现在此县前怀青巷口开药行，十分闹热。等我明早去见他，将汝弟送他行中学习药道便了。”娇容大喜，一宿无词。

到得天明，公甫梳洗已毕，出门一直来到县前王员外药店中。员外笑脸相迎，同入店中，分宾主坐定，员外开言道：“李兄今早到敝铺有何赐教？”公甫道：“好教员外得知，小弟有个妻舅名唤许仙，字汉文，为人颇称谨厚，向在小弟家中株守斗室，经纪无路，意欲将他送在员外贵铺学习药道，俾供驱策，未知员外肯容纳否？”员外道：“小弟近因店中货物颇多，正在缺一谨慎帮手之人，李兄若果不弃，足见相知之雅，妙！妙！”公甫见员外应允，忙起身称谢，作别出门。

回到家中，将员外应允美意向许氏及汉文细细说明，二人喜不胜言。公甫就往日家拣个黄道吉日，将汉文送过王家药店来。临出门，许氏不免叮咛几句话儿。到得店中，员外接人，叙坐，公甫开言道：“向日蒙员外盛情，今日吉日，小弟特送妻舅前来，祈员外训迪教诲，将来若有成就，感佩员外大恩，没齿不忘。”

员外看见汉文人才出众，色貌超群，心中大喜。答曰：“令舅天姿俊逸，将来必成大器，小弟并藉荣光。”公甫即命汉文过来拜见员外，员外答以半礼。公甫辞别了员外出店，回家对许氏道明，不在话下。

这边，汉文在员外店中，员外见他言词伶俐，作事周详，十分爱他，比别人不同。公甫亦时常来到店中看视点缀，此话慢表。正是：

若无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且说四川成都府城西有一座青城山，重冈迭岭，延袤千里。此山名为第五洞天，中有七十二小洞，应七十二候，八大洞按着八节。自古道：山高必有怪，岭峻能生妖。这山另有一洞，名为清风洞，洞中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行。洞内奇花竞秀，异草争妍，景致清幽，人迹不到，真乃修道之所。这蛇在此洞修行一千八百年，并无毒害一人，因他修行年久，法术精高，自称白氏，名曰珍珠。究是畜类，未能超成正果。

一日，在洞游玩，心中忽思：我在此修行多年，至今未得正果，不如往别处名山游玩一番，猛思：浙江杭州号繁华之邦，西湖擅名，虎邱驰胜，待

我前去观看景致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将洞府封闭，即时驾起云头，升在空中，哪消片时光景，遥望杭州不远。

不防，这日却值真武北极大帝朝拜天阙驾回武当仙山。在云中，运开慧眼，忽见一股妖云从西而来。大帝喝道：“何方孽畜，妄起妖云！”白蛇见是大帝，惊得魂飞魄散，忙跪在云头开声叫道：“小畜乃是青城山清风洞白蛇精，修行一千八百年，并不敢毒害生灵一丝半粒。至今不能成正果，今要往南海求见观音菩萨，叩问根缘。不知圣帝驾临，小畜有失回避，死罪！死罪！”大帝微笑道：“你这孽畜，若果真心要往南海，须当发下誓愿，吾方放汝过去。”白蛇遂即跪下发誓道：“小畜若有谎言，无去南海，异日必遭雷峰塔下压身。”大帝见他发誓，令随驾神将记明，驾回仙山。

白蛇见大帝已去，满心欢喜，遂腾云到了杭州，按落云头，要寻一幽僻的园院安身。这杭州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王侯第宅、名园古刹不计其数，而城东仇王府的花园更是名胜，台榭环云，拟于上苑，因年久无人居住，是座空园。白蛇看见这园旷丽，心内大喜，随即闪身进去。不料此园深邃得紧，内中已有一母青蛇精在醉春楼中作巢，此蛇亦修行有八百余年，亦能飞腾变化。那日，看见白蛇进来，忙出来阻住道：“何方妖怪，擅敢进吾花园来，不怕我的宝剑利害么！”白蛇笑道：“小青不必逞能，细听吾言：吾乃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洞主是也。因在洞中修道一千八百年，未能成却正果，故此驾云来游中华，寻访仙道。今暂借此间花园安身，且你我均是同气，何必嗔怒。”青蛇听罢，喝道：“此间乃我的仙府，你系方外野怪，何敢恃强占我花园。你若有法力，敢共我斗上三合么？”白蛇微笑道：“小青，你听吾言，你要与我斗法，我念你均系一体，亦不伤你性命，但赌法力，高者为主，卑者为婢，何如？”青蛇怒道：“你有多大本领，敢夸大言！”就将身边一口宝剑掣起，望白蛇脸上砍来。白蛇不慌不忙，把腰间双口宝剑拔起，劈面架住。斗不上数合，白蛇本事果然高强，不知口中念念甚么，喝声“疾！”青蛇手中宝剑不知不觉早被他收过去了，只剩两手空空。青蛇大惊，慌忙跪下，口称：“娘娘，休要动手，小青愿作丫环服事娘娘，乞饶一命。”白蛇笑道：“我不过略施小术，服你之心而已。既愿作婢，就罢了，岂肯害你的命。”青蛇大喜，遂向白蛇拜了四拜，口称：“娘娘在上，婢子小青叩见。”白蛇扶起，同进花园。自此，二妖栖宿在此园中，主婢称呼。正是：

同声相应同栖止，淡妆巧扮待情郎。

再表许汉文在王员外药店，员外爱惜他，如同父子。看看过了腊景残冬，又值春光明媚，时届清明佳节，桃李芳菲。汉文坐在店中，看那路上纷纷皆是要去祭扫坟茔。汉文不觉触动心怀，想道：自从父母弃世之后，蒙姐夫照顾，今已长成，从未曾到父母坟墓省视。今值清明，你看人人皆去祭扫坟茔，我不免禀过员外，明早前往父母坟上祭奠一番，稍尽人子之心。主意已定，即时入内，正值员外在厅闲坐，看见汉文进来，问道：“贤侄进来有何事情？”汉文道：“启上员外得知：小侄自幼失却父母，投靠姊夫家中，蒙姊夫抚诲成人。每念奉养既亏，祭奠又缺，兹值清明，小侄意欲明早往父母坟上祭奠，稍尽人子寸心，未知员外允否？”员外笑道：“你要去祭扫父母坟茔，乃行孝之事，理所当然，我焉有不允之理。”汉文大喜，谢别员外，仍往店中料理药材去了。这员外就叫家人王端前去买办钱纸牲物，明早挑往墓上祭扫不题。

汉文这一去，有分教：眼前平定，顿起风波。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

诗曰：

红粉青娥映楚云，巧思欲订凤凰群。

芝兰气结同心侣，一朝祸至叹鸾分。

再表汉文次日清晨起来，梳洗打扮停当，王端挑了祭物。临出门，员外叮咛：“祭了就须回来，不可在外边耽搁。”汉文应声：“晓得。”一直出门，王端挑担随后，望西关城外而来。到得墓所，王端将祭物排列，汉文跪下哭拜一番，祭奠已毕，将钱纸焚化，王端收拾祭物，二人一路回来。汉文心中忽想：此去西湖不远，乘此机会前去游玩一番，观看景致，岂不妙哉！遂对王端道：“你将担先挑回去，我要顺道往姊夫家内探视姊姊，随后就来。”王端道：“官人须当早回，免员外在家悬念。”汉文道：“晓得。”王端将担先挑回去了。

汉文遂望西湖而来，走上一程，到得江边，搭船径到西湖。早见湖光荡漾，延阁重楼，画舫鳞集，雕槛朱窗，游人纷纷，来往不绝。汉文心中大喜，顾接不暇。正在观看之间，忽见二个女子在桥中闲观景概。汉文凝眸一看，不觉魂荡神飞。你道这二个女子生成如何，有诗为证：

敛雾低鬟体态娇，沉鱼落雁号细腰。

分明王嫱西施女，更胜江东大小乔。

二人主婢打扮，而主者姿容尤胜。汉文此时犹如向火狮子一般，软作一团，跟来跟去，求依不舍。看官，你道这二个女子是何等人家，原来就是仇王府花园内的青、白二蛇精。这日，也来湖中游玩，正是五百年前的缘债，相遇自然开离不得。二妖看见汉文丰神秀丽，度态生姿，亦斜波频顾，以目送情。两下里正在留恋之际，蓦然，乌云四合，风雨骤至，各自避雨分散了。

汉文心中难舍，想道：可爱两个娇娇，不知何处人家女子，可惜天公降下这场无情雨，不得跟他前去细问贯籍。如今天色将晚，不如渡过钱塘，到姊夫家中歇宿一夜，明早再来寻访便了。此时也顾不得王员外在家悬望，心头思，脚下走，不觉来到江边。看见一只小船泊住，就叫：“船家，渡我过江，小生送钱与你买酒吃。”梢子见说，遂即将船摇到岸边，接了汉文上船。刚才开缆，忽听岸上有女子声音，唤声“搭船”。汉文举头一看，正是西湖桥上遇见的两个妖娇，心中狂喜，忙叫：“船家，岸上有两个女人要来搭船，快快将船摇转，渡他过江，多趁些钱买酒也好。”梢子见说，带笑将船摇转，到得岸边。

小青扶了白氏下船，口称：“小姐慢些。”白氏装出娇态，假意含羞坐在船边。小青看见汉文，微微含笑。汉文忍不住开言问道：“姐姐，你们何方人氏，高姓尊名，今来搭船，要往何处？”小青微笑应道：“奴家小姐，钱塘县人家，住双茶巷。先老爷在日，做过边关总制，单生小姐一人。老爷同夫人相继去世，因为清明佳节，同小姐上山祭奠老爷、夫人，回来顺路观看西湖佳景，却遇大雨，路上淤泥难行，因此特来搭船回家。请问相公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乞道其详？”汉文答道：“小生亦是钱塘人氏，姓许名仙，字汉文。今年十七岁。父母弃世，只有胞姊一人，嫁与本县李家。蒙姐夫过爱，送在怀青巷王家药店安身，今日也来祭扫父母坟墓，顺便闲步西湖。不期天降大雨，路上难行，特来搭船，亦要回家。”

二人问答之间，不忽，船已抵岸，大家上得岸来，取钱与了船家。梢子

称谢，收了钱，将船摇往柳荫树下泊住了。正是：

自家扫却门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

汉文看见细雨霏霏，兀自未止。叫声：“姐姐，小生带有雨伞一把，借与姐姐，遮小姐回府。”遂将伞递与小青。小青接过道：“感谢相公。但是雨尚未晴，怎好教相公光头冒雨，将伞借我们遮回，我们过意不去。”汉文道：“小姐金莲短窄，行路艰难，我们男人行走快便，且此处离我姐夫家下不远，不妨。”小青道：“多蒙相公盛情，我们感佩不尽，但恐小婢明日送伞造府，相公不在，怎生是好。”汉文道：“姐姐不须送去，明日天晴，小生造潭来取就是了。”小青喜道：“相公主意不差”，遂将住址细细说明，叫声“请了”，小青左手擎伞，右手扶了小姐，临行时又把秋波频盼几回。汉文的魂儿早已被他们先勾摄回去了，直望至二人去远，方始回头转身。

不表二妖回去，且说汉文心中着迷，一路踱到姊夫家中。许氏看见，问道：“贤弟今日怎得闲暇回来？”汉文道：“姊姊，弟因今日清明佳节，稟过员外，上山祭奠爹娘，顺路来家请安姊夫共姊姊。”许氏见说，喜道：“足见贤弟孝思，汝姊夫因衙内有事，清早出门去了，贤弟请坐。”忙到灶下烹煮酒菜出来，排在厅上，姊弟二人同饮，谈些细务，汉文并不提起遇见女子、搭船借伞之事。吃完，许氏收拾明白，打发汉文入房去睡。汉文倒在床中，思想二美，一夜翻来复去，再睡不得，此话慢表。

再说二妖回转园中，白氏开言道：“小青，你看今日许郎看见你我，依依不舍，明日一定会来讨伞。我见他姿容翩翩，言词温存，是个情种，意欲与他结为夫妇。只是他家道清寒，无可动用，我们又无银两相赠，怎生是好。”小青道：“娘娘主见与小婢愚意相合。若要赠他银两，有何难事，娘娘神通广大，今夜作法，何患无可赠他。一来夸显我们殷富，方信娘娘宦家小姐，二来又他感激，岂不两全其美。”白氏见说，甚喜道：“小青言得有理，待我今夜作法便了。”

到得夜来，三更时分，白氏手执宝剑，踏罡步斗，口念真言，驱召五方小鬼。五鬼闻召，即刻齐到，跪下，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指道：“命你五鬼今夜缴银一千两，违令治罪。”五鬼领命退去，大家商议，即去钱塘县库内偷出库银一千两，转来交与白氏。白氏收下，遂令五鬼散去。二妖打点停当不题。正是：

准备雕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再说那夜汉文在他姊姊家中，一夜思忆二女，寝不安席。等不得天明，就爬起来梳洗明白，换一套新鲜衣裳，瞒却姊姊，一直出门，问到双茶巷。看见一个老儿立在巷口，汉文向前问道：“尊伯，这里可是双茶巷么？”老儿应道：“正是。”汉文道：“请问尊伯，这巷内有个白总制的府，未知在哪里？”老儿道：“老汉只晓得是双茶巷，不晓得白府。”说完，竟自去了。

汉文无奈，只得踱进巷来。举目一看，见一座大花园十分华丽，正在观看，忽见小青开门出来。汉文看是小青，满心欢喜，慌忙向前。叫声：“姐姐，小生来了。”小青眼笑眉开，连忙叫声：“相公请进。”汉文遂即跨进园门，小青引至聚香亭厅上，叫声：“相公请坐，等小婢入内报与家小姐得知。”汉文道：“姐姐休要惊动小姐，将伞取还，小生回去就是。”小青道：“相公不知，昨晚家小姐吩咐小婢，相公今日若来取伞，命小婢报命，家小

姐要亲身出来面谢相公哩。”汉文道：“岂敢劳动小姐。”口里虽说，身已坐下，巴不得白氏早些出来，早见一刻也是好的。

小青进内，不一刻，忽闻一阵香风荡人肺腑，白氏轻移莲步步出厅堂，小青跟随在后。汉文看见，慌忙起身施礼，白氏回了万福。叫声：“恩人请坐。昨日若无恩人贵伞相借，主婢几乎不得回家。”汉文道：“小可之物，何劳小姐过奖。”言罢，叙礼坐定，小青捧出香茗吃了，汉文起身称谢，假意取伞要回。白氏道：“难得恩人到此，岂有空腹轻回之理。家厨小酌，不嫌简槩，聊表寸心。”汉文逊谢道：“过扰郇厨，何以克当。”白氏道：“岂敢。”

不一刻，小青排出佳品，珍肴杂错，筵席丰盛。白氏推逊汉文上座，自设一桌，侧边相陪，小青在旁伺候，殷勤置酒。三杯后，白氏开言，叫声：“恩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不幸双亲相继弃世，门无五尺，奴家茕茕幼弱，恐失身于匪类，日夜忧苦。昨因上山祭奠双亲，中途遇雨，蒙恩人慨然赠伞，足徵盛德。倘恩人不嫌蓬门陋质，自荐为丑，意欲奉侍衣裳，未知恩人肯俯就否？”汉文如得了一道赦诏一般，假意推让道：“小姐香闺贵体，宦门芳姿，小生单寒下士，飘零书剑，怎敢与小姐缔结朱陈。”白氏笑道：“结亲若论贵贱，乃世态之见，奴家自幼颇精风鉴，观君气宇，福泽正长，恩人不须推辞。”汉文道：“既承小姐美情，怎奈小生四壁萧然，徒手难办，怎生是好？”白氏道：“不妨。”就叫小青：“你去房中金箱内取纹银二锭出来，赠与官人。”小青领命，入内翻身取出白银二锭，重一百两，放在桌上。白氏亲手赠与汉文说道：“官人将此银带回，可作婚礼之费。”汉文喜不胜言，起身接过道：“感谢小姐云天高情，小生回去央托姊夫、姊姊前来议亲便了。小姐暂别，后会有期。”白氏叮咛道：“官人切不可负却奴家一片真心。”汉文发誓道：“小生若有负心，天地不容！”白氏大喜，遂令小青送了汉文出去，不题。

不说二妖入去，且说汉文一路回来，满心欢喜，到得姊夫家中。却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库，失去库银一千两，被县官打了二十大板，着他缉拿正犯，若无，三日一比。回来与许氏说知，夫妻二人正在纳闷。忽见汉文进来，脸映春风，面带喜色。许氏叫声：“兄弟，你今早出门，在何处吃得面色红红回来哩？”汉文笑道：“有一桩美事禀上姊夫并姊姊知情。因昨日上山祭奠回来，顺路闲步西湖玩景，忽然天降大雨，弟搭船回家，遇着两位女子，一主一婢，同来搭渡。弟细问其来由，船中丫环共弟说道，他们住居双茶巷，小姐姓白，今年十七岁，名唤珍娘，丫环名唤小青。及船到岸之时，雨尚未止，弟将伞借他们遮回。今早弟去讨伞，留弟小酌，更蒙小姐高情，不嫌贫素，欲与弟结配朱陈。弟辞以贫，他又赠弟银一百两，今特回来求姊夫、姊姊为弟主婚。”遂将银递与许氏，公甫夫妻大喜。

郇厨——唐朝韦陟袭封郇国公，厨食奢靡，人称郇公厨。后以郇厨为誉人膳食精美之词。

五尺——本意指五尺之童，此为指门无男子。

茕茕——没有兄弟，或泛指孤单无靠。

奉侍衣裳——做妻子。

朱陈——古代徐州丰县有一村名朱陈，一村唯有两姓，世世为婚姻。后来用之称缔结婚姻之词。

风鉴——相术。

比——责打。

公甫接银细看，认得火号是钱塘县库银，心中暗想：库内失落银两，害我受责，天幸此银出现在此。就叫：“贤舅，这样亲事乃天送来，你且在家坐坐，待我去钱店兑换回来。”汉文道：“但凭姊夫主意便是。”

公甫将银袖在手中，一直跑往县堂，跪下禀道：“老爷，昨晚库内失落库银有着落了。”说完，即将两锭元宝呈上。知县接在手中一看，正是库银。就叫：“李升，这二锭银你在哪里寻出？贼在何处？”公甫禀道：“老爷，小役有个妻弟名唤许仙，自幼在小役家中。今早出门，不知他在哪里与两个女子订下亲事，那女子赠他此银，他拿回家叫小役为他兑换主婚。小役认得是库银，不敢隐匿，骗他在家坐等，特来禀闻。”知县见说，即时出票，差民壮四名，立拘汉文。民壮领命，如飞来到李家，蜂拥入来。汉文看见，不知何事，方欲起问，早被民壮将铁练挂项，锁拿出门，拿到县堂跪下。

知县看见汉文人品端庄，似非匪类，内中必有缘故。乃霁颜问道：“你便是许仙么？”汉文应道：“小的正是。”知县道：“你家住哪里？今年多少年纪？有父母兄弟么？曾婚娶否？此二锭银子哪里来的？本县台前从实供明，免受刑法。”汉文道：“老爷，小的家住本县，今年十七岁，父母去世，并无兄弟，只有胞姊嫁与李公甫为妻。小的自幼在姊夫家，蒙姊夫送在药店安身，并未娶妻。此银是朋友相赠，望老爷裁夺。”知县喝道：“胡说！朋友叫甚名字，招来！”汉文心中暗想，他是千金小姐，我若招出真情，岂不玷辱他的门风，宁我受责，岂可害他。叫道：“青天爷爷，这朋友是外方人，姓名小的忘记了。”知县见说，不觉发怒，全筒擲下，两旁呐喊，将汉文拖翻在地，迎风重责四十黄荆。可怜汉文嫩白肥肤，打得两腿鲜血淋漓，失去知觉，半晌方苏。眼中流泪，叫声：“老爷，冤枉小人。”知县骂道：“死奴！现有人出首在此，汝尚敢抵赖么？”汉文见说有人出首，心内惊慌，叫声：“老爷，小人实遭冤枉！谁人出首？”知县便令公甫出来对证。

公甫出来，叫声：“妻舅，你现亲口对我说，白家小姐赠你此银订约婚姻，此银是你交我，要我主婚。因库内失落库银，是我看库，老爷责我追缉，若无，三日一比。我认得此二锭是库银，无奈出首，非我无义，责比难当。我今劝你早认罢，免受刑罚。”

汉文被公甫硬证，面惊如土。心中想道：小姐，非是小生无义，怕死贪生，怎奈姐夫作证，有口难瞒，无奈只得招了。遂将祭奠在西湖遇见小姐，及搭船借伞，到家赠银结亲一段缘由细细供明。知县吩咐书吏录供，就叫：“许仙，本县库中失了银一千两，应该廿锭，只此二锭，更有十八锭存在何处？”汉文道：“他只有赠小人二锭，其余十八锭，小人实不知情。”知县道：“既然如此，本县差人同你去拿此二女，追出余银，免你的罪。”遂即出票，差民壮八名，同许仙去拿二女。民壮领命，如飞出衙不题。

再表白氏自赠银与汉文去后，放心不下，点指一算，叫声：“不好了！”小青问道：“娘娘何事？”白氏道：“我们不该赠许郎的银。此银乃钱塘县库银，他姊夫现当县役，若见此银，许郎必定有祸，你快去打听一遭。”

小青领命，即刻驾云起在空中，果见汉文在县堂受刑，被公甫作证，招出实情，又见知县差人来拿。小青大惊，急转云头来见白氏，细细说明。白氏听罢，沉吟半晌，道：“小青，我们暂且避他，库银留下与了他们，免害许郎再受刑楚。”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

不表二妖躲避，且说差人到了双茶巷，打进花园，各处搜寻，渺无人影，只见十八锭库银放在亭下。问了地方邻右，都说此是王府空园，无人居住，

园内常有妖怪出现，无人敢进。差人只得取了银子，带转汉文到堂上跪下，禀道：“小的们到仇王府花园拿获女子，并无踪迹，只有十八锭库银在亭下。”遂将银呈上。知县将银收入库内，就叫汉文上前道：“若论偷盗库银，罪应拟斩，姑念你年幼，被妖所害，本县从轻拟你徒罪，发配苏州胥江驛。”便叫：“李升，你带他回去家里，听候本县办文。”

公甫领命，将汉文领回家中，许氏接着，眼泪纷纷。叫声：“兄弟，父母生你一身，今被妖精所害，幸亏姊夫认得库银，前去出首，不然，若被他迷去，性命难保。但愿你一路平安，三年转回。”

二人正是悲伤，王员外闻知走来看视，汉文看见王员外更加悲痛。员外也流泪道：“贤侄，老汉不料你有这场祸事，也是你命该如此。老汉几两薄意送你，路上费用。苏州我有个结义兄弟姓吴，名人杰，他在吴家巷也开药材店，我今修书一封与你带去，他见我书，自能照顾你。”汉文道：“深感员外大恩，没齿不忘。”员外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相辞去了。

不一日，上司发下牌文，限三日内起身，知县当堂发批，差长解二名押解。长解领文来到李家，兄弟抱头又大哭一场。公甫送了解役行仪，汉文无奈，只得同解役出门，公甫送出城外十里亭方别。

这一去有分教：方离虎窟，又陷狐巢。要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

诗曰：

为妖犯罪又逢妖，夙世姻缘命里召。

鼓合瑟琴齐唱和，营谋兴利喜逍遥。

话说汉文同解役起身往苏州府而来，路上饥餐渴饮，夜宿朝行，不则一日，到了苏州。解役将文投进吴县，知县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胥江駟，遂发批回与解役回转浙江不表。

这汉文到了駟中，参见駟丞，安歇一夜。明早起来，便秤银一两送与駟丞作茶仪，駟丞得了意思，心中欢喜，便不十分拘束。汉文遂取了王员外的书，出门问到吴家巷吴员外药店，将书递进。员外拆开看了，就请汉文入内，分宾主坐定。员外开言叫声：“仙官，既然凤山义弟有书到，教老汉照顾，自当照书中所言而行。”汉文起身称谢。员外留住便饭，汉文不敢推辞，座中员外细问始末情由，汉文一一备陈，员外不胜浩叹。

席罢，员外进内取了白银十两，同汉文来到駟中，见过駟丞。员外道：“不瞞得尊官，此位许仙官，乃是小老的表亲，小老怜他稚年犯罪，欲求尊官除名，与小老领回，些微薄意，望为笑纳。”说罢，遂将袖里银子递出，送与駟丞。駟丞接过，深心欢喜，忙点头应承。员外写了保状一纸，递与駟丞，就将汉文领回。自此，汉文在员外药店安身，依旧学习药道，不在话下。

再表二妖当日用法避开，及至差人去后，方始回转园中。白氏开言叫声：“小青，我们共许郎结下亲事，因念他清贫，是我一时失于检点，将库银赠他，害他受了一场官司。今又问罪姑苏，天南地北，我们终身大事岂不丢开去了。”小青道：“娘娘何须挂意，既然许郎发配姑苏，我们再到别处，怕没有俊秀郎君。”白氏道：“小青，你有所不知，非是别处没有俊秀郎君，一来我受他大恩未报，二来既与他订盟，岂有再忽别人之理。且他受罪外方，亦是被我们所害，我今意欲同你前去寻他。你可先去打听，看许郎现在苏州何处，回报我知。”小青领命，遂即驾云到姑苏，打听明白，拨转云头，不一刻到了花园。叫声：“娘娘恭喜！小婢奉命到姑苏打听许郎消息，现在阊门内吴家巷吴人杰员外药店管理数项，如今我们同去寻他，岂不美哉！”白氏见说，大喜。

二妖即时驾起妖云，不片刻光景，早到姑苏。僻静处落下云头，二人来到吴家巷，看见汉文坐在店中。小青向前叫道：“许官人。”汉文抬头一看，看是白氏、小青，心内又惊又怒，骂道：“妖精！我前世与你无冤，今世无仇，害我官堂受刑，问罪到此。今你二个又来此处寻我作甚！”二妖被骂，满脸通红。白氏开言叫声：“官人，只为当初错许了你，义无更改，因念结发之情，千里路途，间关到此，谁知官人无情，反来喝骂奴家。若是妖精，天下怕没有美貌郎君，何苦特地前来寻你！”旁边之人听见，皆说汉文无情。

里面员外听见店前人声喧嚷，忙走出来，看见二个美貌女子在店前与汉文争论。遂即向前叫道：“娘子，请进里面，有话共老汉说明，何必在路中争言不雅。”白氏见说，忙同小青进入厅内，口称“万福”，员外还礼，便叫院君出来相陪，叙礼坐定。员外问道：“娘子贵居何处？高姓尊名？令尊令堂在否？与仙官何亲？今来敝店何事与他争论？望乞道个详细。”白氏流

院君——有地位的夫人，此处称员外的妻子。

泪道：“员外、院君在上，听奴细陈：奴家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今年十七岁，丫环小青。奴家命蹇，双亲相继去世，强近之亲既无，应门五尺又乏。因为清明，奴同小青上山祭奠先父、先母坟茔，遇雨，同许郎搭船，蒙他借伞遮回。隔日他来取伞，是奴留他便席，座中细询他家谱世系，自恨女流，胸无见识，比时与他订结朱陈，他姐夫李公甫主婚。奴家因为怜他清寒，不合赠他纹银二锭以作婚费，因先父在日掌理风宪，遗下钱粮银锭，不知县库失盗，他姊夫冒认出首，屈打成招。知县出票要拿奴家，多蒙邻右报知，主婢二人无奈，躲避别家。县官捉拿无人，将他问罪此处。奴因名节为重，誓无他适，主婢千里跋涉到此，只望夫妇团圆。不料许郎薄幸，不肯相认，反疑奴家是妖是怪。罢了！他既不肯相认，奴亦无颜回乡，不如自尽归阴。”遂立身起来，望阶下触去。员外、院君看见，惊得魂飞魄散，院君忙向前抱住。员外劝道：“小姐不须轻生，此段事在老汉身上，包管你夫妻和谐。”就命院君请小姐并丫环进内安息。

员外踱出店来，便叫汉文上前劝道：“你休怪认了他，他是千金贵体，为你跋涉至此，”就将白氏的话一一述与汉文听道。汉文见说，半信半疑，想道：他若果是妖怪，怕道别处没有俊秀之人，千里路途为我到此，必是夙缘。况兼本慕白氏姿容，心下已有几分动火。员外见汉文不语，不觉怒道：“你这般无情！自家夫妇尚且如此，何况交情。我今店内用你不着，从此绝交罢！”汉文忙道：“员外不须怒气，小子从命就是了。”员外见允，回嗔作喜，叫声：“仙官，老汉劝你亦是好意爱你，夫妻和合，难道与老汉有甚么相干？”

员外遂即另寻一座房屋，拨下家器拾物过去，择了黄道吉日，院君吉服亲送白氏过来。二人拜堂后，同入香房，当晚成亲，恩爱异常。有诗作证：

携手相邀入锦闱，罗衣羞解似梅妃。

君须怜惜未经惯，露滴牡丹魂欲飞。

三朝已毕，过来拜谢员外和院君，自此夫妻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连小青亦有分润春光，不在话下。

再说吴员外一日因店中无事，心内忽想：我劝许仙夫妻和合，亦算是一场美事，如今他一家三人，不比从前孤身，必须代他周全到尾，方免他将来受饥寒之苦。主意已定，遂起身出店，来到汉文家中。汉文接到厅上叙坐，员外开言叫声：“仙官贤侄，我因今日无事，代你打算：你今一家三口，不比从前，若不寻些主理，日间费用从何得来。古道：‘家有千串，不如日进一文。’我替你思量，别样生理难以趁钱，惟有药材一道，是你熟路，就此处开一间小可药店，亦可度用。若缺少本钱，老汉自当解囊以助。”汉文喜道：“屡荷员外生成大德，小子将何以报。”员外道：“不过尽我一点心而已，何必言报。”说完，起身相辞去了。汉文送出门外，翻身进内，共白氏说知，夫妻二人欢悦不表，一夜无词。

次日，清晨起来，员外差人送一百两银过来，汉文欢喜，忙即收入交与白氏。就将门首改造停当，拣个黄道吉日开张药店起来，牌名“保安堂”。雇了一个雇工，名唤陶仁，在店相帮。不觉开近一月光景，全无生意。汉文心焦，入来对白氏道：“贤妻，我们开店将近一月，生意冷淡，将若之何？”

白氏道：“官人不必忧心。妾自幼随先父在总制衙门，那日偶在花园游玩，忽然空中降下黎山老母，言妾有仙家缘份，命妾拜他为师，传妾法术，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驱妖除怪，兼能医治百病。官人明日立出医牌，若有人来请，其病症妾已先知，包管手到病除，怕没钱可费用！”汉文见说，喜道：“难得贤妻手法精高，愚夫何幸，获此贤助。”一宿晚景。

次日，汉文立出医牌，上写道：儒医许汉文精治大小诸症。招牌挂出旬馀，又无半个上门。汉文无奈，又与白氏相商。白氏道：“官人，妾夜观天象，目下此处有一场瘟疫，待妾炼制救瘟丹，每粒卖银三分，应效如神，必有人来买。”汉文大喜，吃罢夜饭，入房先寝不题。

是夜，白氏叫过小青吩咐道：“你今夜驾云往各处，不论池井，布下毒气，与人吸引，我炼丹以待。”小青领命，到了三更时候，驾起云头，前去各处水面施布毒气，回来不表。

明日清晨，各处人家汲水炊爨，饮着毒气，不数日之间，果然城厢内外疫症大行，十家病倒九家。汉文将救瘟丹牌挂出店前，病家闻知，买得一粒回去与病人吃，即时病愈离床。不觉一传两，两传三，家家户户都道许家药丸神效，尽来求买，店前拥挤不开，每粒卖银三分，不数日之间，药丸卖得精光，病人尽皆痊愈。汉文收获大利，称赞白氏不置，自此汉文药店驰名不表。

时值四月朔日，乃是吕祖先师圣诞，各家男妇，齐去庙内烧香。这日，汉文带四两银，要去吴家买换药料，打从吕祖庙前经过，看见人众纷纷都入庙中烧香，想道：我从这里过，不免也入去随游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将身跨进庙来。

这一去有分教：强中见强，法高更高。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四回 白珍珠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陨命

诗曰：

蓬莱奇岛别有仙，燕语莺声画堂前。

却为多杯露素质，惊断郎体上罗天。

且说吕祖庙内新来了茅山一位道人，法号陆一真人，道术精高，能驱妖治怪，遣鬼役神。云游到此，在这大殿上施舍丹药，普济众生。这日，汉文随众人庙，到得殿上，真人猛抬头，看见汉文入来，面带妖气，遂请他到静室中坐下。问道：“居士何方人氏？高姓大名？宝眷几人？为何脸上带有妖气？乞道其详。”汉文看见这个道人仙风道骨，状貌清奇，不觉悚然起敬。叫声：“法师，小生家住本处，姓许名仙，字汉文，妻子白氏，使女小青，一家三人。小生若有逢犯妖魔，万望法师怜悯，救小生则个。”遂跪将下去。真人扶起道：“居士请起，既然要贫道救你，这也不难。”遂起身向盒中取出灵符三道，对汉文道：“贫道这三道符，付你带去，切不可与你妻小知道。到今夜三更时候，一道贴在门楣上，一道在灶前烧化，一道带在身上，依我法度而行，妖精便不敢害你。贫道今夜在庙内踏罡步斗，遣令神将拿住妖精，押赴酆都，救你性命。谨记吾言，请了。”汉文感谢不尽，接过灵符，将要兑买药材的四两银子送与真人。真人笑道：“我为除妖救命起见，岂要你的银子。”汉文道：“此不过聊表小生薄意，法师不收，小生不敢领符。”真人见他意恳，只得收下，送了汉文出庙。

不说真人入去，汉文回来，如今且说白氏在家，心血忽然来潮，按指一算，已先知道。就对小青道：“官人被茅山野道所愚，现在带符回来，要害我们。官人入门，你须如此如此，何怕他的灵符。”小青点头领会。不一刻，汉文回来，进内见了白氏，果然并无提起此事。白氏问道：“官人今早去吴家买药，因何迟缓至今才回？”汉文调谎道：“因被员外留住小酌，是以不得就回。”二人问答之间，只见小青捧茶入来，叫声：“官人吃茶。”汉文伸手来接，不觉将符露出，已被小青看见，就叫：“相公手里什么东西？”汉文忙道：“是药方。”小青道：“是何药方？乞小婢观看则个。”汉文道：“你们女流之辈，晓得甚么药方。”小青料他不肯挪出，用手一夺，汉文不觉被他夺去，慌忙来抢，早被小青扯得粉碎。白氏假意骂道：“你这大胆贱婢，相公药方，怎敢扯碎。”小青道：“小姐，不是药方，乃是情诗，戏弄小婢的。”白氏笑道：“小青不须瞒我，我已知是吕祖庙内茅山妖道的歪符，官人被他所愚，要治甚么妖精，又被他骗银四两。明早待我到庙与妖道理论，并取讨银子。”汉文被白氏道破，吓得默默无言，一夜闷闷无词。

到得天明，白氏梳洗已毕，叫声：“官人，同妾去见妖道取讨银子回来。”汉文无奈，只得同他出门，小青跟随在后，令陶仁看守门户。一程来到吕祖庙中，看见真人正在殿上，白氏开言问道：“陆一真人就是你么？”真人道：“然也。”白氏骂道：“你这妖道是何方光棍，敢来此处骗我丈夫银两，好好献出便罢，如敢半个不字，想你难逃残生。”真人喝道：“你这孽畜，妄逞妖术，迷惑许仙。我劝汝趁早收心回穴，万事全休，不然恐怕汝现原形，悔时晚矣。”白氏大怒，骂道：“野道！你叫我是妖怪，我试问汝有何法术显来？娘娘与汝见个高低！”

真人见说，心中大怒，脚踏罡斗，口念真言，瓶中吸口净水喷在空中，霎时天乌地暗，雷雨交加。白氏看见，微笑道：“此乃小术，何足道哉！”

遂念咒语，手指半空喝声道：“疾！”即刻云收雨散，太阳当空。真人见他破了法，就将腰间宝剑拔起，掣在空中，只见万道霞光闪闪望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遂向身边取出一帕，名为乾坤帕，罩在自己头上，宝剑不能落来，只在半空旋舞。白氏遂即念动真言，手指宝剑，喝声：“落！”宝剑遂落在尘埃，被白氏收去了。随喝声：“黄巾力士何在？快将妖道提吊空中。”喝声未了，空中来了黄巾力士，遂把真人吊在空中。白氏喝令力士将真人拷打，真人被打，无奈何哀求道：“贫道不知娘娘法力高强，无知冒犯，望祈慈悲，饶恕贫道一命，以后再不敢冒犯了。”白氏笑道：“野道！我乃黎山老母徒弟，奉师命下山，汝敢乱道我是妖怪，速将银两送出，便饶你命。”真人忙道：“银两现在房中，丝毫未动。”白氏见他哀求恳切，笑道：“我今饶汝这次，速速收拾，前往他方，若仍在此鼓言惑众，狗命难逃！”说罢，喝退了力士，将真人放下地来。真人满面惭羞，进房取出银两，送还白氏，遂即收拾回山，访师报仇，此是后话不表。

这壁厢白氏取了银子，看的人尽皆称羨，夫妻二人十分得意。回到家中，汉文即令小青治酒，排在房中，与白氏同饮。席中称赞贤姜，愈加恩爱，当晚尽欢，汉文不胜酒力，遂先寝。

是夜，小青对白氏道：“娘娘，明日乃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皆要买用雄黄酒。俗言道：‘蛇见雄黄酒，犹如鬼见阎王。’小婢若闻此味，腹中疼痛如刀割一般，倘若露出原形，被相公看见，怎生是好。小婢细思起来，不若明早瞒过相公，同娘娘暂往别处，避过了午时再来，未知娘娘意中若何？”白氏道：“小青，我修道年久，岂怕雄黄，你根基浅薄，是以惧怕。我有一策在此：今夜你诈装得病，明日睡倒床中，将被遮罩在身，若现原形，亦在被内。过了午时，神不知，鬼不觉，瞒过了相公就是了。”小青领命，即去装病不题。

到得明日清晨，大家起来，单单不见小青。汉文问白氏道：“贤妻，今日乃是端阳佳节，小青因何至今并未起来？”白氏道：“官人不知，小青昨夜身上得病，因此不能起来。”汉文见说，即去后房床前问道：“小青，你昨晚身体安好，因何得病起来？”小青故意发汗道：“小婢昨夜身上打冷，因此得病，现甚畏风，相公可将房门为我掩上。”汉文见说，闷闷不悦，遂将房门带上。踱出店前，吩咐陶仁治办酒席，店中伙计的席排在店内，另治一席排在房中，与白氏对酌，同庆端阳。汉文道：“贤妻，今日端阳佳节，愚夫特办雄黄酒一席，与贤妻避邪解毒，同赏佳节。”白氏道：“相公，妾自幼点滴不能，官人自饮几杯，消愁解毒，妾陪坐侍饮何如？”汉文举杯屡劝，白氏哪里敢饮，只是推却。汉文不悦道：“贤妻，愚夫再三奉劝，就不饮多，也该饮少，领我心意也好。”白氏见丈夫不乐，无奈接杯在手，启口轻轻一点，不料被汉文用手一推，一杯雄黄酒尽情灌入腹中。白氏大惊，微觉肚中疼痛起来。无奈，心生一计，说道：“妾被官人灌这杯酒，现在目暗头眩，难陪官人，要去睡倒片时。官人可出去观看竞斗龙舟，消遣心目何如？”汉文道：“既然如此，贤妻请安歇便了。”遂即掩上房门，出去看斗龙舟去了。这白氏被汉文灌这杯雄黄酒，倒在床上，腹内雷火发烧，心肝五脏如刀剜割一般，直挺挺倒在床中，霎时现了原形出来。

这汉文在江边观看龙舟，自觉心神不宁，想道：小姐醉酒，小青偏又得病，倘要茶汤，何人答应，不如回去罢。遂取路回家，进房来望白氏，掀开罗帐，不看犹可，看时，只见床上一条巨蟒，头似巴斗，眼如铜铃，口张血

盆，舌吐腥气，惊得神魂飘荡，大叫一声，跌倒在地。眼见得：

气塞胸膛归地府，魂飞魄散丧残生。

未知汉文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回 冒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症

诗曰：

堪叹娇娘计百端，生心思欲上金銮。

罗浮有梦情空寄，聊向人间种玉盘。

且说汉文回来，入房来望白氏，开帐看见床上一条白蛇，惊死在地。此时午时过了，小青已复人形，听见前房惊叫，慌忙起来，步出前房，看见汉文死在地上，床中白氏露现原形，唬得面如土色。高叫：“娘娘，快复原形，相公被你惊死，紧些醒来！”白氏魂梦之中，听得此话，翻身复了原形。爬起来看见汉文死在地上，不觉大放悲声，走来抱住汉文身子哭道：“妾被官人强灌黄酒，腹如刀割，难顾身体，梦中现出原形，不知官人进房，被妾惊死，是妾害了官人性命。”说罢，哭不住口。小青含泪劝道：“娘娘，相公既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不如将他吞咽便了，同娘娘别往他方，怕无可意才郎。”白氏怒道：“小青，汝说哪里话，既与官人结为夫妇，岂忍用此心肠，况我是修道节女，焉肯再事他人。官人是我害他，必须设法救他还生。”小青道：“娘娘真呆了！人死魂魄归阴，有何法术救得复活。”白氏道：“小青有所不知，我今要救官人复生，须当舍命上瑶池偷取仙丹。汝替我照顾官人身体，不可离开。”小青劝道：“娘娘，瑶池乃圣母金阙，娘娘你要去偷盗仙丹，徒取亡身之祸。”白氏叹道：“要救官人性命，没奈何去走一遭，倘若偷丹不得，就死在瑶池，我也甘心。”说罢，遂打扮作道姑模样，驾起云头，竟到瑶池仙境。看见白猿童子坐在洞口坐着，白氏不能进洞，无奈向前打个稽首，叫声：“师兄请了。妾非别人，乃是黎山老母徒弟白珍珠是也。奉师命下山，与许仙完却前缘，现因许仙得病，危急沉重，无药可救，今将垂毙，不得已特来哀求圣母娘娘，恳赐仙丹一粒，以救夫命。敢劳师兄进内通报一声，感恩不浅。”

白猿童子睁开慧眼，看见白氏满身妖气，喝道：“何方孽畜！大胆敢到仙山，若是黎山老母徒弟，为何满脸妖气。现今老母在洞同圣母说法，我今拿你进洞辨个真假。”说罢，遂即向前要拿白氏。白氏大惊，暗想道：若被他拿进洞去，性命决难保。遂即喷出一粒宝珠，向童子面门打来。童子不曾提防，被宝珠打中鼻梁，流出鲜血，叫声：“哎呀！”负痛走进洞去了。白氏收了宝珠，恐怕圣母降罪，驾云要走，已无及了。

这童子走入洞来，圣母看见问道：“你为何鼻梁流血？”童子跪下禀道：“洞外有个妖精，口称黎山老母徒弟，说他丈夫患病，要来求圣母仙丹救他丈夫。弟子不允，反吐毒珠打中弟子鼻梁，望圣母作主。”圣母见说，怒气冲冲，驾上沉香辇，带了童子出得洞来。看见白蛇驾云逃走，圣母喝道：“孽畜，走哪里去！”即布起天罗地网。白氏要走，亦走无路了，早被天罗收在里面，现出原形。

圣母手执斩妖剑，正要行刑，只见正南上一朵彩云如飞而至，叫声：“刀下留人！”圣母举目一看，乃是观音菩萨，遂即收住宝剑，起身相迎。问道：“菩萨何来？”菩萨笑道：“贫道到此非为别事，因这白蛇与许仙有夙缘之分，日后文曲星官应投在他腹中转世，俟他弥月之日，自有人来收他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前日对真武大帝发誓之言，待文星成名之后，得了敕封，方成正果。此时却不可伤他性命，望圣母宽恕。”圣母道：“菩萨，若论他上山偷丹，复敢打伤童子，斩罪难免。既是有这段根缘在后，自当遵命，饶他便

了。”圣母即拂退了天罗地网，放出白蛇。

白氏依旧复了原形，向前跪下叩谢圣母不杀之恩，转身拜谢菩萨救生之德。菩萨道：“孽畜，此处仙丹汝休妄想，我今指点汝一处去求。汝可去紫薇山南极宫南极仙翁处，去求仙草一枝，可救汝夫之命。”说罢，菩萨起身辞了圣母，驾云回了南海去了。圣母送了菩萨起身，亦上辇回归洞府不题。

这白氏见菩萨同圣母去了，连忙纵起云头，来到紫薇山南极宫。但见宫府盘郁，瑞气氤氲，夸不尽的奇花异草，道不了的珍果佳禽。白氏无心观玩，忙到宫前，看见守鹿童子在宫门前游玩。白氏向前施礼道：“仙童在上，烦乞通报仙翁一声：贱妾白珍娘，因夫许仙病症危重，无药可救，蒙观音菩萨指示前来，恳求仙翁乞赐仙草一枝，救夫微命。望仙童慈悲，为妾转报，感恩不浅。”鹿童听他言语凄惨，兼是观音菩萨指点他来，遂说道：“姑看菩萨金面，代汝通报便了。”白氏连声称谢。鹿童转身入内，到蒲团边跪下，禀道：“师爷，宫外有个女人自称白珍娘，道他丈夫许仙得病危急，南海菩萨指点他来，要求师爷仙草，现在宫外，弟子不敢擅便，特来禀上，未知师爷钧意若何？”仙翁道：“我已知道了。此妖尘缘未断，业债未清，与许仙有夙缘之分，将来文星要投他腹中转世。既是菩萨指点他来，你可去云房里面取回生草一枝与他罢。”鹿童领命起来，即到云房里头取了一枝仙草。步出宫门，叫声：“白氏，仙翁有命，赐汝回生仙草一枝。”白氏慌忙跪下叩谢，起来接了仙草，鹿童转身回宫复命去了。这白氏得了回生仙草，满心欢喜，急驾起风云，如飞回来救夫。谁料，照命难星又到了。正是：

劝君慢把喜颜展，目下灾殃又重来。

看官，你道这难星为谁？原来南极仙翁驾下还有一位白鹤童子，这日因内无事，在外云游消遣。忽见一块乌云滚滚而来，带些腥浊之气，鹤童在云中定睛一看，知是妖精，即刻驾云赶上，叫声：“孽畜，哪里走！”白氏听见鹤童的声音，魂魄早已飘散，从空中跌将下来，死在山下。鹤童飞身下来，张开目嘴，正待要啄。不意空中来了白莺童子，将鹤童拦住。叫声：“师兄，不可伤他的命，是这孽畜应有此厄。弟奉南海佛祖佛旨而来，恐怕师兄不知运数，害了他命，是以命弟前来此处相等，望师兄慈悲，依数而行，饶他去吧。”鹤童道：“弟疾妖如仇，师兄既奉佛旨而来，弟自当遵命，饶他便了。”莺童称谢，鹤童辞了莺童，自回南极宫去了。

莺童近前，看见白氏已死，遂即念动起死回生真咒，对着白氏脸上吹口仙气，白氏遂即还魂醒来，慌忙跪下叩谢莺童救命之恩。莺童道：“白氏，吾奉佛旨而来救你性命，汝今作速回去，去救你夫性命要紧。”说罢，遂驾起祥云回南海覆旨去了。

这白氏拾起仙草，急急纵起云头，不一刻落到家里。叫声：“小青，仙草在此，你快些取去煎汤，来救官人。”小青接过仙草，问道：“娘娘，此草是瑶池来的么？为么去得许久？”白氏叹道：“小青，我为求得这根仙草，险些断送残生！”我到瑶池偷丹，遇着白猿童子守洞，不得进去。我只得对他说明，他要拿我进洞去见圣母。无奈吐出宝珠，打伤童子，被圣母布起罗网，祭剑要斩。幸蒙观音菩萨到来，求过圣母，救我性命。又蒙菩萨指点我去紫薇山南极仙翁处求回生仙草，我只得又去南极宫。蒙仙翁慈悲，赐下仙草。叩谢回来，中途又遇白鹤童子，被他赶叫一声，我即跌死山下。鹤童飞下要啄我身，亏得白莺童子奉南海佛旨而来，拦住鹤童，救我性命。若无莺童吹我仙气，焉能还生。可怜我舍万死一生，方得此草，你快去小心煎好，

来救官人回阳。”

小青听罢，沉吟不语，立在旁边。白氏大怒，骂道：“死贱婢！我为官人，一人不顾生死，舍命求得此草，命汝快去煎汤来救他命，为何迟延不去。亏汝好狠心肠！”小青道：“娘娘有所不知，非是小婢狠心不去煎汤，因你饮黄酒露出原形，致相公看见惊死，今若将草煎汤，救他复生，他一定说我们是妖精，许时凭你满身都是口也难洗清，与他无辨了。因此迟延，未敢去煎。娘娘须先寻一妙法，瞒过相公方好。”白氏被小青这一段话说得默默无言，低头一想，叫声：“小青，我有计了。”遂向箱内取出一条白绫帕在手，口中默念咒语，吹一口气在帕上，叫声：“变！”将白绫帕变作一条白巨蛇，遂取了壁上挂的一口宝剑，将变的白蛇斩作数段，丢在庭中。小青看见大喜，赞声：“娘娘果然法力高强，如此瞒得相公过了。”连忙取了仙草，翻身出房。不一刻，汤已煎好，捧进房来。白氏抱起汉文，将口掀开，小青将汤灌下腹去。顷刻，入命门，透丹田，贯泥丸宫，不觉遍身骨节舒动。未有半日光景，汉文早已还魂醒来。叫声：“吓呀好睡！”翻身起来，看见白氏坐在床沿，小青立在旁边。开声骂道：“原来你们是个蛇精，来此缠我。我一向被你瞒过，今我看明，被你惊坏。幸我祖宗有灵，命未该死，复得还魂。你们早早远去，不必再来害我，不然一剑除了你们！”白氏被骂，满脸泪珠纷纷，啼不住口。小青上前叫声：“相公，你真薄幸！因你出门观斗龙舟，小姐酒醒，进入后房看视小婢的病，不知何处来了一条白蛇，飞在床上。小姐在里面听得前房相公叫声，慌忙出来，看见相公倒在地上，床内抢出蛇精要害相公身体。小姐惊慌无措，急掣宝剑将妖蛇斩作数段，丢在天井，救了相公。因见相公被妖蛇惊死，又去黎山老母师父处求得回生仙草来，煎汤与相公吃，救了相公还魂。今相公恩将仇报，反骂小姐是妖是怪，相公若不信，可到天井内去看便明白了。”

汉文听罢，想道：小青言得有理，我到天井一看真假便分明了。遂即起身要出，白氏扯住汉文的手袖，叫声：“官人，你身体初愈，外边风大，不可出去。”汉文想道：小青叫我去看，白氏扯住不放，明明是二人用计骗我一人。随把白氏推开，走出房门，来到天井一看，果然庭下一条白蛇斩作数段，鲜血满地。汉文心下释然，回转房内，到白氏身边陪笑道：“贤妻息怒，愚夫不知贤妻如此苦心，救了愚夫性命，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如今须将此蛇埋掩才好。”白氏笑道：“官人若不疑妾身是妖怪就好了，何罪之有。”即命小青将假蛇拿到后边空地烧埋了。

小青烧埋了假蛇，还身回入房内。白氏故意流泪道：“小青，我受千辛万苦，师傅处拜求仙草，救活相公，只望夫妻和谐到老，谁知相公薄情，不念我的苦心，反疑我是妖怪，细思起来，总是前生不修致此今生被人轻疑，我今要削发空门，祝修来世去了。”汉文听见大惊，叫声：“贤妻，愚夫不知错冒，望贤妻念结发之情，乞赐包涵，切勿提起此话。”白氏道：“官人，妾身乃是妖怪，不如听妾出家，免害官人金身。”汉文道：“贤妻何必出此言，总是愚夫言词得罪，不免待愚夫赔个不是。”说罢，双膝跪将下去。白氏看见，也慌忙跪下去道：“官人请起。男子膝下黄金，不要折杀了妾身，此是妾多言之过，望官人海量勿罪。”汉文大喜，扶了白氏起来。正是：

得他心目转，是我运通时。

自此，夫妻二人依旧和好，小青暗地含笑不提。

且说这苏州知府姓陈名伦，字俊卿，科举出身，生平居官清正，爱惜子

民。因夫人吴氏身怀六甲，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通城医生尽皆请到，均道无法可治。府尊惊慌，无措无奈，闷坐花厅，因精神困倦，不觉覆在桌上鼾睡去。梦见一人身穿白衣，手执旛尾，叫声：“陈知府，吾乃观音菩萨是也，念你平昔为官清廉，今你妻吴氏临盆，不能分娩，吾特来指点你：你可差人前去吴家巷保安堂药店聘请名医许汉文，他能医此症，谨记在心，吾去也。”遂驾一朵彩云望空而去。府尊一觉醒来，暗想：我方才睡去，多蒙菩萨前来托梦，指点我去请许汉文，此人谅必能医。即时出衙不表。

看官，你道这托梦菩萨是真的么？原来就是白氏。他知道夫人临盆难产，瞒却汉文，变个菩萨模样去衙内托梦知府，叫他来请。这里长班到门，白氏早已回家几时了。

长班来到店前，将帖投进，说明来由，陶仁接帖入内报与汉文。汉文听罢大惊，对白氏道：“贤妻，府尊差人执帖要请我去医夫人产症，但我只知药性，不晓脉理，况他是知府的夫人，不比平常小户，万一错用了药，性命决然难保，将若之何？”白氏笑道：“官人不必忧心，妾身已知夫人腹内乃是双胎，故此生产艰难。妾已预制药丸二粒，官人可带去，包管药下胎生，并可得一桩大大谢礼。”遂令小青去箱内取出药丸二粒，递与汉文。汉文喜道：“我妻果然神机妙用，劝我不逮。”遂即袖了药丸，就同长班出门来到府衙。

长班进衙通报，府尊闻知，出堂接入花厅坐下。茶罢，汉文道：“未知大老爷呼召小人端得何人贵恙？”府尊道：“先生，现因夫人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久闻先生大名，是以特令长班聘请，望先生开云天高手，救垂危二命，自当重报。”汉文答道：“大老爷免烦天心，小人台下子民，当尽犬马之力。夫人贵症，管取一剂见效。”府尊大喜，就陪汉文进房看病，汉文做样诊视了左右脉理，同府尊仍出花厅坐下。汉文开言道：“大老爷恭喜！夫人腹内是双胎，两位公子，故此分娩艰难。小人带有药丸两粒，进与夫人和汤吞下，包管即刻分娩。”说罢，取出药丸，递与府尊，府尊甚喜，接在手中，随命丫环将药丸和汤，小心送与夫人吞服。

只因这一剂，有分教：一莲双带，百恨齐生。未知夫人服后分娩否，且听下文分解。

第六回 狠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

诗曰：

扶危救孕育双婴，无端结怨欲相凌。

获罪难逃法网去，报功仁宦忆前情。

且说府尊同汉文在花厅细谈症候，只见侍儿慌忙出来禀道：“老爷恭喜！夫人吞下药丸，一阵大痛，遂即分娩，生下二位公子，二人左手俱拿一粒药丸出世。”府尊见说，喜得眉笑眼开，忙对汉文拱手道：“先生一剂神效，国手无双。”汉文也觉得过意，逊道：“此乃大老爷洪福，夫人喜庆，小人何功之有。”府尊吩咐治筵款待汉文，座中殷勤称赞，不必细表。及至席罢，起身告辞称谢。府尊送出彩缎四端，谢仪千两。汉文辞道：“小人些须微劳，何敢叨受大老爷如此隆礼。”府尊笑道：“聊表薄意，不必过让。”汉文叩谢出府，府尊令家人二名赍了缎疋银两，吹手八名，汉文坐下轿子，一路迎来，好不荣耀。到家，打发来人回衙，一家欢悦不在话下。

此时，城内各医闻知，一个个怒气冲冲，大家约定明早齐到三皇庙议计，要倾害汉文。到得明日清晨，众郎中都到三皇庙里，大家相见叙坐。内一年少的郎中开言道：“列位老兄，这汉文小畜生不过是一个徒犯，配到我苏州府，敢在府衙妄夸大口，灭了我们本地的威风，又白白被他得了一桩大财，实在气他不过。依我愚见，我们大家做得一词，公呈到上司，告他妖言惑众，使他罪上加罪。一来出我们的气，二来显我们的手段。列位以为何如？”内中一位有年纪的姓刘名凤，叫声：“不可！不可！目今汉文不比当初，现成本府十分重他，列位就动公呈到上司告他，本府一定会替他出头。且衙门中的事，若有财有势，差鬼亦能点头，恐若输他，反为不美。依我愚见，现在明日乃是祖师生辰，我们派他当头，排设古玩宝器，庆贺圣诞。谅他飘泊异方，有甚么古玩之物，许时若无，我们大家辱他一场，公逐出城，不许他在此开店。事出于公，亦不怕本府庇他。你们以为何如？”众人齐道：“刘兄此计大妙，我们这刻就行便了。”

当下，众郎中一齐起身，同到汉文店中，汉文接入店内，一一叙坐。汉文问道：“未知列位老兄今日光临敝铺，有何见教？”刘凤开言道：“许兄，明日乃是三皇祖师圣诞，我们历年公订药朋，每人轮当一次，供献古玩宝器，陈列旨酒佳肴。明日轮当该兄，是以我们大家齐到贵铺通知兄台。”汉文慌道：“列位老兄见谅，小弟客居贵地，人地生疏，宝玩难寻，不能循附骥尾。今弟多备香银几两，望列位老兄代弟领办，感激不尽。”众人齐道：“许兄，你说哪里话，各人轮着，各人承办，今年该你，哪个敢替你。你若不吃郎中的饭，可以不用承办，若要行医卖药，亦不怕你不当。”说罢，众人怒气出门，汉文只得笑脸相送。

回转房中，长吁短叹，白氏看见，忙问何故。汉文遂将众郎中到店，要轮派当头，排设古玩的话一一说明。白氏笑道：“此易事耳，官人何必忧愁。妾父在日，官居总制，怕无奇珍宝器！明早应承他们就是。”汉文见说，改愁为喜，吃了夜饭，安心睡去了。

当下，叫过小青吩咐道：“小青，相公明早要庆祖师生辰，苦无宝器可排。余昔游京华，闻知梁王府多珍宝，汝可去京城梁王府内拣得几件希奇的宝器，星夜盗取回来，以便相公明早庙中排用。”小青领命，即刻驾起妖云，来到京师，闯入王府，偷出四件宝器。哪四件：珊瑚树一座，玉孩童一仙，

沉香麒麟一只，玛瑙孔雀一对。拨转云头，回来交与白氏，白氏看见十分欢喜，遂将四件宝玩收入箱内，各去安寝不提。

明早清晨，汉文起来，忙问白氏道：“贤妻，宝器在哪里？”白氏取匙开箱，拿出四件宝器。汉文逐一看过，称赞不绝。叫声：“贤妻，愚夫不知你箱内有此希奇的宝玩，如今不怕他们难为了。”就命陶仁去办神前果品。众医又来店中催赶数次。不一时，陶仁备办礼物停当，令人先挑往庙内，随后，汉文同陶仁捧定四件宝器来到庙中。

众人迎住问道：“许兄有甚宝玩供献祖师？”汉文笑道：“列位老兄，弟无过塞责而已，望列位见谅。”说罢，取出四件宝器，供在桌上，陶仁排列酒醴。众人看见，个个吐舌，暗道：本要奈何他，不料这小畜生却有此希奇宝玩，比我们往年更胜十倍，罢了。此时众人无颜，各自抽身，陆续转回家里去了。汉文看见暗笑，假作不知，焚了金帛，同陶仁收拾器物，回到家中。与白氏、小青说知，二人欢笑不在话下。正是：

饶君逞用云中手，只恐灾殃又到头。

且说这边京城，梁王偶患目疾，要取玉孩童来炫目，命王妃到宝玩库去取。王妃领命，到库寻来寻去，端得不见了玉孩童，再将逐件盘查，又失去珊瑚树并沉香麒麟、玛瑙孔雀，计共失了四件。心中大骇，只得回来禀覆梁王。梁王大怒，道：“谁人敢盗库内宝器！”即刻发文去府里，立命缉捕赃贼。又行广捕文书，分命家人前往各省，审获正犯，拿交地方官照律治罪。家人领命，不敢迟缓，各接文书，即刻分往各省去了。内中接着差往江南的，遂即取路投江南而来，缘途巡缉不题。

且说汉文自从庙中赛宝，惊退众医之后，与白氏更加恩爱，行坐不离。一夜，夫妻二人饮酒闲谈，白氏笑对汉文道：“妾蒙官人宠爱眷恋，近来身子颇异，像有梦熊之意。”汉文见说大喜，道：“难得我妻怀孕，但愿诞生男儿，以续许家宗桃。”说完，吃了夜饭，夫妻进房安歇不表。

光阴荏苒，一日，偶值汉文生辰，家中不免开筵作贺，吴员外亦到。汉文因白氏有孕，心内欢喜，留住员外，将四件宝器排在厅堂，开了大门，同员外饮酒赏玩。过往的人看见，无不啧啧欣羨而览。一传两，两传三，传将出去，称道许家好宝器。

总是汉文又该晦气。这日，适值梁王的家人来到苏州，在街坊上游行巡缉，听得人家纷纷尽道吴家巷许家好宝器，内中一个家人听在耳朵内，叫声：“兄弟，你们听见么，众口同声称赞甚么吴家巷许家好宝器。我们去到彼处查看，万一是千岁库内失脱的，亦未可知。”众家人道：“有理。”大家随即来到吴家巷，在汉文门首张望，果然认得四件宝器，正是库内失落的，遂一拥入去，一齐动手。

员外看见大惊，不知为甚么事，自己没命跑走回去了。众家人不容分说，将汉文锁项，收取宝器，拖扯出来。骂道：“千岁爷的宝贝，汝这死奴怎敢偷盗出来，害我们遍处跑走，汝这颗驴头想难挂在项上了。”汉文惊得魂飞胆散，仓卒难辨，已被众家人拿到苏州府衙堂，击起鼓来。

里面府尊听见，即刻传令升堂，两边吆喝，陈爷升堂坐定。众家人跪下禀道：“老爷，小的们是京里梁千岁府内的家人，因前月千岁库内失脱珊瑚树、玉孩童、沉香麒麟、玛瑙孔雀四件宝器，小的们奉千岁爷钧命并文书，

遍处缉拿。今日在吴家巷认出宝器，拿住赃贼，求老爷照律治罪。”说罢，遂将梁王的文书呈上。

陈爷见说，将文书拆看，勃然大怒，即命带进偷宝贼人。众家人答应一声，将汉文带进月台跪下，陈爷举目一看，却是医生许汉文。心内惊疑，暗想：他是端正的人，焉能干此勾当，内中必有缘故，等我问个明白。遂假作不认得，喝道：“汉子，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几时去偷取梁千岁四件宝器？同伙为谁？在本府堂上从实招认，免受刑罚。”汉文诉道：“青天老爷，小人姓许名汉文，住吴家巷，娶妻白氏，使女小青。小人行医守分，分毫不苟，因为祖师圣诞，历年各医轮当，俱要排设玩器。今年该值，小人苦无宝玩，幸妻白氏将岳父四件宝器取出排设。继因今日家内有事，排列厅堂。蓦然，众人拥入，将小人拿扯出来，说甚么是梁王的宝器，妄指为盗，小人并不知情，求老爷镜判。”陈爷道：“你妻是此处娶的么？”汉文道：“不是。他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氏，在杭州与小入结婚后，因小人缘事到此，他来此处寻觅小人，浼媒成亲的。”陈爷想道：此女行踪可疑，我每夜观天象，见有一股妖气照耀此方，莫非应在此女身上亦未可知。遂叫众家人上前吩咐道：“你们且将这四件宝器先行打回，缴上千岁，此案内有委曲，待本府并拿伊妻白氏，申明定罪，另文申覆千岁。”遂取纹银二十两送众家人作路费。众家人跪下叩谢起来，带了四件宝器，先回京城去了。

陈爷令将汉文暂行监禁，遂签朱票差八名军壮来拿白氏。这一去有分教：潇湘路隔，两地徒劳。要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

诗曰：

几番辛苦为谁劳，错认妖姿当翠蛾。

九转灵丹施妙用，依然琴瑟共谐和。

话说小青那日在屏风后张见汉文被众人拿扯出门，慌忙走进里面报与白氏知道。白氏大惊，随即掐指一算，叫声：“不好！官人灾难又到了。小青，又是我们害了他。官人此去一定说出宝器是我与他的，官府必然会来拿我们，你快去打听则个。”小青应诺，即驾云来到府前，看见差人出府来拿，急转回来。叫声：“娘娘，果然差人要到了，快些设法要紧。”白氏道：“我方寸已乱，无可设策，你将银两细软收拾，暂避他们便了。”小青领命，进内收拾明白。

这里军壮到门，打将进来，二妖用了隐身法，同出门去了。军壮入门，各处搜寻，俱扑个空，杳无人影，就将店内陶仁锁挂带回府来。到堂上跪下禀道：“小的们奉爷的钧命，去拿白氏、小青二人，家里各处搜获，并无踪迹，小的无奈，带他店内一人来复命。”陈爷令带进来，军壮领命，将陶仁带到丹墀跪下。陈爷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是许家何人？可晓得白氏与小青逃走何方？”陶仁叩头道：“老爷，小的名唤陶仁，在许家店中相帮，小的只是料理店内，不知里面的事，白氏与小青怎样逃走，小人并不知情，求爷爷详察。”陈爷道：“他们乃是妖怪，用法遁走，谅你怎能知道，这也难怪你的。本府如今放你回去，安顿生理去罢。”陶仁叩谢出府去了。

陈爷退堂来到花厅坐定，想道：这四件宝器，决是此妖盗来的，汉文被他所述，受累至此。我今若照律定罪，他性命难保，念他前日有救夫人之功，且系被妖所累，从轻发落，救他便了。

明日，陈爷升堂，监中取出汉文，令他近前说道：“汝被妖所害，受此重罪。本府差人去拿，妖已远颺。律载：偷盗王府宝器，罪应拟斩。本府念你前日救病之功，怜你被妖所累之惨，从轻拟徒，免你刺字，发配镇江。”汉文慌忙跪下，泣道：“深感老爷大恩，小人没齿不忘！”陈爷即点二名解役，领命押解，取出白银二十两赠为路费。另办文书申覆梁王，代他申明被妖受累缘由，出脱重罪。汉文不胜感激。长解领了文，带汉文出府，陈爷退堂入去不题。正是：

城门偶失火，灾殃及池鱼。

汉文同解役出得府来，吴员外早已在府前等待，看见他们出来，员外向前挽了汉文同解役到他家里。叫声：“贤侄，老汉当初不知他是妖精，劝你认他成亲，以致今日受此冤情，这都是老汉害你。”汉文道：“恩人说哪里话，只是侄命里招妖，该受此祸，怎敢错怪恩人。”员外问道：“今配发何处哩？”汉文道：“配镇江府。”员外笑道：“贤侄不须忧烦，镇江我有个表侄在彼，姓徐名乾，青年豪富，而且衙门相熟，常有书信往来。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托他照应，包管你不致受苦。”汉文谢道：“深荷员外始终成全大恩，小侄不知将何以报。”员外道：“说甚么！”遂即写书封好交与汉文，又取银十两送作路费，另送解役二人四两，嘱他路上照顾。汉文万分感激，收拾停当，拜辞员外，随同解役起身出城，望镇江府而来。一路上过了许多鸡栖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非止一日，到了镇江。解役安顿行李，到府投文，知府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芙蓉駟当差，解役领了批回，回苏州去

了。

这汉文到了芙蓉駟，参见駟丞，送些意思，駟丞得了分上，心下欢喜，便不十分拘管难为他。一日，汉文问駟内的人道：“你们这里有个徐员外么？”那人道：“可是那个少年家讳‘乾’的么？”汉文道：“正是。”那人道：“你问他作甚？”汉文道：“他苏州有个亲戚，寄我一封书要与他。”那人道：“他家在东门柳叶街上，那间朝南坐北靠墙朱漆伯大门就是他的家里。”汉文叫声“领教”，遂即袖书出门，问到柳叶街，果见朝南坐北一间朱红大厝，谅必是了。遂上前叩门叫道：“这里可是徐员外府上么？”只见一个老儿开门出来，应道：“正是。你是何人？要寻员外贵干？”汉文道：“因苏州吴员外有书要与你家员外，托我带寄。”说罢，遂即将书递与老儿，老儿接入。

这日，适值员外在家闲坐，老儿来到厅上，将书双手呈与员外道：“苏州吴家老员外要与员外的。”员外接过，拆开看完，忙问道：“送书人在哪里？”老儿道：“在门口。”员外即出门迎接汉文，同入厅内叙坐。茶罢，员外道：“表叔来意，弟已尽知，兄可释怀勿虑。”汉文拱手道：“全仗员外鼎力垂救，感恩不浅。”员外道：“当得！当得！”遂写保状一纸并银十两，同汉文起身出门，来到芙蓉駟。见过駟丞，道明来意，即将保状并银子送上。駟丞接过银子，眼中火出，欢喜应承，员外令人将汉文的行李挑回。别了駟丞，同汉文回来，即令打扫书房与汉文住宿，早夜款待，汉文心中十分感激。自此，汉文安心在徐员外家中逍遥过日不表。

再说白氏当日同小青躲避出门，看见差人去了，门前封锁，二妖依旧用隐身法遁入。白氏坐在厅上，心中凄惨，叫声：“小青，官人又被我们所害，问罪镇江，累他受苦，我心何忍。”说罢，悲啼起来。小青劝道：“娘娘，如今哭也无益，依小婢愚见，可将银两收藏在身，我们假扮男装，前往杭州，将银两寄他姊夫家中，然后同去镇江，再行设策与相公相会何如？”白氏忙拭泪道：“小青见解得着。”遂将银两收藏在身，用匣收贮。

二妖即时摇身一变，变作男人模样，遂驾起妖云，来到杭州钱塘县。一路问到李家门首，小青向前敲门，公甫出来一看，只见二个俊秀后生，主仆打扮。忙问道：“二位尊兄何来？”白氏道：“弟姑苏来。这间就是李公甫仁兄府上么？”公甫道：“正是小弟舍下。”即请二人进内，分宾叙坐，小青侍立。公甫问道：“尊兄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今日到小弟舍下有何见教？”白氏道：“小弟家住姑苏，姓王，贱名天表，与令亲许兄汉文在苏相好。因弟要到贵地公干，许兄寄有书信一封，木匣一个，要交仁兄收入。”说完，将书并匣送与公甫。公甫接在手中，觉得十分沉重。里面递出茶来，吃罢，白氏起身告辞。公甫送出门外，翻身入内，将书并匣持入，与许氏同打开一看，黄黄是金，白白是银，二人梦想不到，欢喜无限。正是：

只道一身受罪去，谁疑满贯金宝来。

且说二妖辞别公甫出来，行到僻静无人之处，仍驾起妖云，顷刻来到镇江府。探知汉文在徐员外家中，二妖计议停当，就租二间小厝，在五条街，左畔住家，右畔开张药店，依旧店名“保安堂”。这条街离徐家不远，二妖在店卖药不题。

这里，汉文在徐家中，员外看待如同至戚。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灾祸。汉文因前受了一场惊恐，后在路上冒着风霜，不期迫出一场大病。睡倒书房，乍冷乍热，昏昏沉沉，日重一日。请医服药，全然无效。员外十

分惊慌，闷坐书房厅上。只见看门的老儿人来说道：“员外，近来五条街新来二位女人，同开药店，闻说他店内的药丸十分应效，一粒要五钱银子。员外何不去买一粒回来与许官人服，包管立愈。”员外见说大喜，即取五钱银子，令老儿去买。老儿领命，即刻出门，来到五条街保安堂买药丸。

这白氏已先知道了，即将银子收入，包好药丸，付与老儿，老儿取转回家，呈与员外。员外看了，就令家人煎好，亲自捧到床前，揭开帐幔，只见汉文昏昏迷迷，员外即令家人将汉文扶起，将药灌进腹中，仍行放倒，用被裹盖。未有半刻光景，汉文挣出一身冷汗，叫声：“吓呀快活！”员外问道：“许兄贵体若何？”汉文道：“此会十分轻松了。”员外笑道：“此药果然神效，一服就愈。”汉文道：“员外请何名医，使小弟霍然。”员外道：“医药并无见效，近来五条街有二女人同开药店，店号“保安堂”，闻他店中药丸神妙，因此弟令人去买一粒来，煎与兄服，果然见效。”汉文忙道：“员外，这保安堂乃弟在苏开店的牌名，怎么店号相同？何以无男人，全是女子，其中可疑，莫非又是二妖跟寻到此。明早待我同员外前去看个分晓。”员外道：“不可。兄体初愈，万一再冒，恐为不美，且再调养几天，俟兄身体健壮，同去方好，何须性急。”汉文道：“深感员外救弟残生，金言敢不敬从。”员外道：“此乃吾兄洪福所致，弟何力之有。”说罢，遂别汉文入去，令家人看视汤粥。

汉文心中只是疑讶二妖又来寻他作对，放心不下。不觉过了几天，汉文身体痊愈，行走如常，遂邀同员外来到五条街保安堂药店，举目一看，果然又是二妖。汉文骂道：“无端妖怪，苦苦相缠。浙江受你们害，问罪苏州；苏州又被你们害，发配此处。幸蒙这位员外提携，免受辛苦，为何你们又寻到此？想必要害我至死方休么！”白氏听罢，泪流满面，叫声：“官人吓，今日见妾，口口骂妖，妾与官人结发夫妻，安有相害之理。妾父官居总制，岂无银两宝器，府县不明，浙江冒认银两，苏州错认宝器。妾宦家女流，恐怕出乖露丑，不敢见官分辨，无奈躲避至此，害官人受罪。当日因庆生辰，不知何处来的强徒，见宝动心，妄行抢掠，贿嘱官府，屈打成招。世间的事冤枉尽多，何止妾身一人，望官人详察。”员外在旁劝道：“许兄，尊嫂所言似乎有理，兄须俯听。”汉文沉吟不语。白氏又道：“官人，妾同小青千山万水跋涉到此，只因怀孕三月，是你的骨血，恐在苏州无人照顾，是以不惜辛苦前来相寻。因未知官人下落，暂租此处栖身，卖药度日。官人，你不看僧面亦须看佛面，即不念结发恩情，亦须念腹中骨肉，别人尚且怜悯，亏你铁硬心肠。”说罢，放声大哭。汉文被白氏这段甜言蜜语，心已软了，更兼员外在旁劝改，不觉动情起来。叫声：“贤妻，愚夫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小青道：“相公若肯悔心相认，小姐岂有相罪之理。”汉文见说大喜，即挽员外的手同进店来。白氏与小青入内，烹茶伺候，汉文遂留住员外便饭，员外即令人去家中搬取汉文铺盖回来。酒罢，员外相辞回家去了。这夜，二人被中愈添恩爱。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自此，夫妻二人仍旧和好，汉文依然行医卖药，不在话下。

只因这一认，有分教：一朝会晤，满腔相思。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回 染相思徐乾求计

诗曰：

风送歌声月影寒，惊回魂梦泪思残。

蓝桥有路曾通否，姑向明山醉碧丹。

话说徐员外当日因同汉文去五条街药店，看见白氏美貌超群，心中十分爱慕，回家朝思暮想，长吁短叹。院君陈氏屡次询问，只是不答。数日之间，病倒书房，遍身如火，服药无效。举家惊慌，走投无路。内中一个家人名唤来兴，当日曾跟员外同去，颇知其意。立在阶下叹道：“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

不防院君出来，听在耳朵内，问道：“来兴，你说甚么‘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来兴道：“噯，院君，员外此病是自害的。”院君道：“怎么自害，你说我听。”来兴欲说又住。院君怒道：“要说便说，踌躇作甚。”来兴被院君盘问不过，只得道：“院君，员外因为前日看见许官人的浑家白氏生得十分美貌，回来思想，郁出这病，岂不是自害的。”

院君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步入书房，揭开帐，坐在床沿。看见员外昏沉不省，叫道：“相公身体若何？”员外两眼觑定院君，半晌无言，只是叹气。院君道：“相公，你今到此有甚心事，不妨与妾说明，妾不是悍妒之妇，相公不须遮掩。”员外被院君一语道着根源，料想难瞒，遂叫声：“贤妻，愚夫因为看见许家白氏美貌，朝夕思想，致成此病。贤妻有何妙计，能使我得与白氏相会，不然性命大料难保。”院君笑道：“相公，你真痴了，自家有妻有妾，谅那白氏败柳残花，有何好处，而为他害出此病。今相公既然如此钟情，待妾细思一策，疗救相公便了。”员外听罢，喜道：“贤妻若有妙计，快些为愚夫设法则个。”

院君低头一想，叫声：“相公，妾有一计在此，但须俟相公身愈，方可用得。”员外道：“贤妻既有妙计，我自没药有喜。”遂一跃坐起，要求院君说明。院君道：“现今书房庭中牡丹盛开，假意作我去请他来赏玩牡丹，他若来时，将酒筵排在书房，相公可躲在房中。待酒筵罢，同他入房更衣，我假意出去，许时鱼入网中，不怕他不顺从。只是相公未愈，须待身体壮健方可。”员外见说大喜，道：“贤妻果然妙计，愚夫的病已去有八分了。”院君笑道：“相公宽心些，不用性急。”二人相视而笑。正是：

宁向牡丹花下死，风流作鬼也甘心。

过了几日，员外身体好了，与院君计议停当，即差来兴持帖去请白氏明早赴席。来兴点头会意，领命出门，来到汉文店中。叫声：“许官人，家院君因书房牡丹盛开，却好员外不在，特令小人奉帖来请白院君前去赏玩，望官人俯允。”说毕，将帖递与汉文。汉文接过道：“怎好要你家院君费心。请坐。”遂即入内，笑对白氏道：“徐家院君差人持帖请你明早去赏牡丹，未知你要去否？”白氏心下已知就里，欣然应允。汉文出来对来兴道：“烦你多多覆上院君，明早造府领情，只是不可多费。”来兴喜诺，忙别了汉文，转回家中回复员外。员外大喜，巴不得即刻就是明早。正是：

暗备偷香窃玉手，谋取芳姿丽质人。

一宿已过，明早清晨起来，家中排设停当，只见来兴走来报道：“许家院君轿到门了。”员外慌忙躲入房去。院君出来迎接，白氏落了轿，缓步上厅。院君举目一看，果然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态，暗道：怪不得相

公为他想出病来。遂令打发轿夫回去。

二人厅上叙礼坐定，白氏开言道：“拙夫受员外提拔大恩，未曾报答分毫，今妾又蒙院君见召，欲却恐蹈不恭，是以趋赴前来，敬领盛情。”院君笑道：“婶婶言重，使奴不安。奴因员外出门探亲，明日方得回来，适见牡丹盛开，特具杯酒，邀屈婶婶同赏，万祈勿嫌褻渎。”白氏起身称谢。

二人叙话之间，来兴上来禀道：“酒筵已备，请院君赴席。”院君同了白氏来到书房，看那牡丹，果然红白竞秀，秾艳争妍，二人赏看一番。使婢催赶入席，院君推逊白氏上座，自己主位相陪。酒过数巡，白氏起身告辞。院君道：“婶婶，我和你入房更衣，消遣则个。”白氏点头应诺，遂同院君进房，脱衣坐定。院君叫茶，连叫数声无人答应。院君假意道：“这些贱婢不知何去，无一个在此伺候，婶婶请坐，待奴去取。”白氏道：“怎好劳动院君去取。”院君道：“当得。”说罢，翻身出房。

此时，员外躲在床后，慌忙出来。白氏看见，假意大惊，立起身来。员外走到跟前，双膝跪下，叫声：“婶娘，小生自睹芳姿，魂梦颠倒。忘餐废寝，几送残生。今日天赐其便，婶娘在此，万望婶娘怜悯，乞赐小生片刻之欢，没齿不忘。”白氏双手扶起道：“妾夫蒙员外除名脱罪，夫妇重圆，大恩未报，百身难赎。员外既然钟爱微躯，敢不从命，稍报大恩于万一。但恐院君人来撞见不雅。”员外喜道：“既蒙婶娘俯允，小生衔感无尽。至院君是我的孔明军师，决然无来，不妨。”白氏笑道：“原来你们排下此美人计，骗我上钩。既然如此，你去掩上房门才来。”说罢，遂先走上床去，将帐垂放。员外看见，满心欢喜，手忙脚乱，急急关上房门，回身来到床前，揭开罗帐，不觉惊叫起来。你道为何，原来床上空空，毫无白氏形影。外边院君并仆妇等听见房中大呼小叫，慌忙走来，看见房门紧闭，大家用力撬开，入房一看，白氏不知去向，只见员外惊倒在地，目瞪口呆。众人急忙救醒了员外，院君看见床头一幅字，慌忙取来，递与员外观看。只见上写道：

我是瑶池金阙女，身跨鸾凤游仙台。

因与汉文有夙分，奉师严命下山来。

无端浪子逞奸计，妄想云雨两情谐。

劝你早收猿马念，免将骸骨丧浮埃。

员外看了，垂头丧气，院君改劝一番，吩咐众人外边不可声扬，但不知白氏何去，恐怕汉文家中来寻，未免有些着急，不觉过了数日，竟不见许家来寻，方始放宽。自此员外收了邪心不题，且听下文分解。

第九回 游金山法海示妖

再表白氏当时用法脱身，转回家来，日已昏暗。汉文看见惊道：“贤妻，你怎么徒步回来？”白氏并不提起这事，笑应道：“妾到中途眩轿，因此舍舆步行回来，尚觉开拓心目。”汉文道：“原来如此，快些入房将息。”白氏缓步归房，暗共小青说知，小青不禁失笑。

光阴迅速，倏乎腊景残冬，又值新春时候。一日，汉文因徐员外招饮春酒，要去赴席，白氏叮咛早归，汉文应诺，遂即出门来到徐家。员外邀入，酒席已备，二人坐下细酌，闲谈盘桓些时。员外叫声：“贤弟，此处有座金山寺，是个名胜的所在，近日又修整得十分华丽。寺内有一位长老，法号法海禅师，法力高强，能晓过去未来之事。今日适值我们清闲，兼是阳春佳候，我和你同去游玩一番何如？”汉文喜道：“极好。一来观看景致，二来访僧谈禅，我们即刻同行便了。”员外见汉文说得高兴，立命撤席。

二人整拂衣裳，携手出门，一路上看那春光明媚，万紫千红，二人说说笑笑，早已到金山寺了。二人进了山门，举目一看，果然无双宝寺，第一名山。怎见得，有赞为证：

“殿阁深幽，楼台高耸，万户玲珑，千门晶荧。法界端宏，映湖光之荡漾；梵宫华丽，把云气之虚明。列群峰而作障，临万派以纵横。宝钵花香，献一天之瑞彩；菩提路迥，渡众生于蓬瀛。鱼鸟皈依于法座，罄钟响彻于桑庭。潮声带经，声以俱震；山色连树，色而齐青。喷四时之晴阴，峰烟锦绣；夸七泽之胜概，江气荡平。锦览兰舟，时凌波而竞棹；名贤佳客，辄投地而同情。果尔无双仙景，信乎第一玉京。”

二人观之不尽，玩之有余，转过迴廊，进入大雄宝殿，参拜三宝如来尊佛。里面，法海禅师在云床坐禅入定，已知他二人同来，遂步出大殿施礼道：“二位施主，请里面待茶。”二人慌忙还礼致谢，同进方丈。叙礼坐定，茶罢，法海开言道：“老僧今早入定，已知二位居士光临敝寺，乞道姓眷。”员外道：“弟子姓徐名乾，本处人氏。这位兄弟姓许名仙，浙江人氏。久闻上刹清幽，老师道法，是以同来瞻仰领教。”法海道：“久仰！久仰！请问许居士，尊夫人可是姓白名珍娘么？”汉文吃惊道：“正是贱内的名字。法师何以晓得？”法海笑道：“居士，老僧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且居士尊脸现浮妖气，有甚难晓。此妖非同小可，他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修行的白蛇精，思凡下杭，在仇王府花园内栖身，更有丫环小青，也是蛇怪。主婢二人迷惑居士，数载恩情，亦系前缘。偷盗库银宝器，致你两番受罪。居士可记得端午日被你强灌雄黄酒，露出原形，惊坏身体，后来被他用法瞒过，依旧同他为夫妻。如今居士切勿回去，性命可保；若不听老僧的话，决丧残生！”

汉文听罢，毛骨悚然。暗想：法师的话句句金玉，言言真切，我若不躲避，定遭二妖亡命。遂五体投地，叫声：“法师，弟子被妖所迷，不能脱身，望法师怜悯，垂救微命。”法海扶起道：“居士请起。老僧出家之人，慈悲为本，居士既然醒悟，要老僧相救，这也不难。今居士可暂住敝寺，料二妖决不敢到金山寻你，等待二妖去后，许时居士方可下山。”汉文道：“弟子被妖纠缠，愿拜法师为师，在寺削发出家。”法海笑道：“居士你尘缘未断。后会有期，不用披剃，暂居寺中就是了。”汉文领命。

这员外在旁听见法师这篇言语，细忆前番的事，暗暗惊骇。又见汉文如此光景，更加诧异，忙辞别了法师并汉文，独自下山回去了。汉文住在寺中，不在话下。只因这一住，有分教：咫尺陆天变成巨浸。要知后事，且听下文

分解。

第十回 淹金山二蛇斗法 叠木桥两怪叙情

诗曰：

求僧难释许郎还，遂叫名山波浪翻。

几度春风情宛转，相逢疑是梦中看。

且说白氏当日自汉文出门之后，心神不宁，盼至日暮，不见回来，眼跳耳热，十分着急。叫声：“小青，相公今早出门去徐家，因何至今未回，我心甚悬。”小青道：“娘娘既然悬念，待小婢去看便知。”遂驾起妖云，在半空中四下观看。徐家寂寂，并无形影，回头望金山寺一看，却在寺中。随转云头回来，叫声：“娘娘，原来相公是去游玩金山寺，因此未回家。”白氏听罢，不觉满面愁容，双眼垂泪。小青慌忙问道，白氏叹道：“小青，你怎知道，这金山寺有个老和尚，名唤法海禅师，法力高强，十分了得。相公此去寺中游玩，他必然会共相公道破你我的根基，相公一定被他留住，夫妻恩情从此断绝了。”说罢，悲泣起来。小青劝道：“娘娘何须悲痛。前年茅山野道妄夸利害，尚被娘娘所吊，今日何怕金山秃驴。”白氏道：“小青，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法海佛法高妙，非比茅山。如今不可用强，我和你同去金山，哀求禅师，看他肯将相公放出否。”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

二妖即刻驾云来到金山寺，按落云头，行到山门，看见一个小沙弥坐在寺前。白氏近前叫声：“师兄，烦你进去禀上老师父，说我们是许相公的亲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的。”小沙弥听罢，即到方丈里面禀道：“启上师太得知，山门外面来了两个妇女，说是许相公的宝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哩。”法海笑道：“无知孽畜！好不知死，敢到此间。”遂即头顶毘卢帽，身穿紫袈裟，左手执着龙禅杖，右手捧着金钵盂。法海抖擞精神，移步出了山门。手指白氏骂道：“孽畜！我是佛门慈悲，念你修行年久，不忍加害。你们迷惑汉文这也罢了，今日大胆，敢上吾金山。好好退去，饶你性命，不然可惜你千年道行，一旦化为灰烬，悔时晚矣。”

白氏无奈，跪下叫声：“佛爷，念小畜非是迷惑汉文，与他数载夫妻，皆系前缘，万望佛爷广行方便，放汉文出来，感恩不浅。”法海道：“我岂不知你与他实系前缘，但汝今已经怀孕，不可再恋汉文，趁早回山以待孕期。若还在此饶舌，休怪我不慈悲。”白氏哀求数次，法海只是不依。

小青在旁看见，按不住心头火发，骂道：“秃驴！你既是佛门弟子，方便为先，若拆散人间恩爱，永坠地狱。待我拿你这秃驴，碎尸万段，方消此恨。”说罢，将身畔红绫帕解下，祭在空中，变作一条火龙，望法海面门烧来。法海看见，呵呵大笑道：“你这小可伎俩，亦要班门弄斧。”遂将右手钵盂举起，将火龙收在钵内。

白氏也发了性，叫声：“和尚看宝！”口内喷出一粒宝珠，光华夺目，望面门打来。法海看见，觉得心惊，只得又把钵盂察在空中。只见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隔住宝珠，随向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佛门宝贝，惊得魂飞魄散，急急收了宝珠，同小青驾云逃走去了。

法海收起钵盂，转身入寺，到大殿上坐下，命擂鼓撞钟，聚集阖寺僧众。法海开言道：“你们众人听吾吩咐：妖蛇今日共我斗法，看见佛宝，飞身逃去，其心不甘，今夜必然复来水淹金山，溺死镇江无数生灵，总是天数使然。我今付你众人灵符各一道，今夜贴在手中，我将紫衣袈裟罩住寺口，不怕妖蛇水厄。今夜，我镇住山门，看妖蛇怎生作状。你众人亦须小心在意。”大

众遵命，领了灵符，各去准备不题。

再表白氏同小青逃回家中，双眼流泪。小青叫声：“娘娘，可恨法海秃驴坚决不肯放相公出来，宝贝又被他收去。小婢今夜同娘娘再去金山拿这秃驴，寻回相公何如？”白氏叹道：“小青，他法力高强，更兼钵盂利害，是你亲眼看见的，幸得我们走离，不致钵下亡身。今夜再去，惟有拜恳哀求，看他肯回心否。”

看看红轮西坠，玉镜东升，二妖依旧驾云来到金山。看见法海坐在寺前，寺门紧闭，天罗地网布列山门。白氏同小青跪下哀求道：“佛爷，望你大开慈悲，放出许郎，小畜们永戴二天。”法海喝道：“孽畜！许生已削发，在寺出家为僧了，你们再休想他，早早回穴，免丧残生。”白氏见他口气太硬，料他必不放出，同小青立起身来骂道：“残忍秃驴！离我夫妇，与你誓不两立。”遂喷出宝珠，向面上打来。法海忙祭起钵盂收了宝珠，随手祭开禅杖要打白氏。幸喜空中来了救星，你道救星是谁？原来是上界魁星。因白氏腹中怀个状元，非同小可，因此被魁星将笔尖架住禅杖，救了白氏。白氏得命，同小青驾云走了。法海看见，已知就里，收了禅杖，将紫衣袈裟罩住寺门，踏罡步斗，护住金山不题。

这白氏同小青逃归，咬牙切齿恨道：“这秃厮真个可恶！留我情郎，收我宝贝。罢了，一不作二不休，待我下个毒手，淹倒金山，溺死这满寺的秃厮，以释此恨！”小青听见，满口赞颂。白氏遂同小青驾云飞在空中，念动真咒，驱动四海龙王。不一刻，四海龙王齐到，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道：“令你们取水淹倒金山。”

龙王领命，即刻率领鱼兵虾将兴云布雨。倏忽，满地滔滔银涛雪浪，淹上金山。法海看见水到，念动真言，将袈裟抖开，众僧将灵符望水丢下，只见水势倒退，滔滔滚下山去。众龙王霎时收束不住，水势滔天，淹下山去。可怜镇江城内不分富贵贫贱，家家受难，户户遭殃，溺死无数生灵。

白氏看见大惊，忙对小青道：“你看，海水不能淹上金山，反溺死镇江无数生命，我今犯了弥天大罪，不如同你逃回清风洞暂且栖身，再作道理。”小青道：“娘娘主意得是。”白氏辞谢了龙王，龙王率领众水族回海去了。白氏连忙同小青纵起云头，竟归清风洞。正是：

此日能招千里浪，他时栖压在雷峰。

再表金山寺僧众忙乱了一夜，到得天明，法海退了法，收起袈裟，回寺进入方丈。众僧问安已毕，法海对汉文道：“你妻小水淹镇江，浸死无数生灵，犯了弥天大罪，如今逃归清风洞躲避。此地亦非你久居之所，且你罪限已满，可以回乡。我有个师弟，在杭州灵隐寺做住持，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你可在他寺中享清闲之福，免受红尘灾厄。”说罢，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汉文拜谢法海救命之恩，接过书，别了法海，取路下山。遥看镇江，尽是茫茫白土，料想徐家亦必遭此祸，心下好生凄惨。一路上饥餐渴饮，暮宿朝行不题。

再说白氏在洞思忆汉文，终日悲戚。小青近前劝道：“娘娘且免忧愁，待小婢前去金山寺打听相公消息，再行计较何如？”白氏点头依允。小青遂即驾云来到金山，摇身一变，变作飞蛾，飞入寺内，尽知汉文的情由。忙即飞身回转清风洞，将法海令汉文回杭州的情节细细述与白氏知道。白氏听见大喜，连忙同小青出洞，驾云往杭州而来。

二妖在云端，看见汉文行到杭州，地名叠木桥，遂即按落云头，一路迎

来。叫声：“官人何往？”汉文举目一看，惊得魂不附体。白氏泪流满面，叫声：“官人，你听信邪言，疑妾为妖，妾共官人结发以来，数载经营，赞成家计，纵使妾果是妖，并无害你身体分毫，官人请自三思。”汉文道：“我今已出家了，你不须再来缠我。”白氏冷笑道：“官人，你真呆了。你要出家，许家宗脉责谁传续奉祀，且腹中孩子是你的骨肉，官人纵不念夫妻之情，亦须念父子之爱。”说罢，悲啼起来。

汉文被他抓着头，半晌无言，又想起数年恩爱，心中有些不忍起来。小青近前叫道：“相公不须过疑，小姐因重名节，不肯失身他人。因你游玩金山，几日不见回家，主婢二人放心不下，亲往金山寻访相公。不料水涨，镇江满城受难，幸得我们同在金山，不致葬于鱼腹。但家园崩塌，我们进退两难。因前年相公在苏州受罪时，小姐私寄有数百金在杭州李姑爷处，如今思量无策，要回杭州，且喜天幸此处遇着相公。万望相公转回心意，不可辜负小姐一片苦心。”；

汉文听罢，不觉心酸，叫声：“贤妻，愚夫一时蒙昧，误听秃驴邪言，错疑贤妻，望贤妻恕罪！”白氏牵住汉文的手，叫声：“官人若肯回心，不致妾有白头之叹，就是官人的仁慈了，何罪之有。”汉文大喜，叫声：“贤妻，我们如今要栖身何地？”白氏道：“官人，我们现有银两寄在李家姑丈处，如今同去他处，将银两图个生计，将来再作商量何如？”汉文道：“贤妻主意不差。”于是三人同归钱塘。

这一去，有分教：亲上加亲，仇里添仇。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怒狠狠茅道下山喜孜孜文星降世

诗曰：

避迹名山已有秋，栖霞泊雾下兰舟。

金公木母冤难解，诞育文星拜冕旒。

且说许汉文被白氏小青两妖一敲一击，依旧相认，同归钱塘，搭船来到李家。正值公甫立在门首，汉文走到面前，公甫满心欢喜，连忙进内，叫声：“贤妻，你兄弟回来了。”许氏娇容听见，满心欢喜，三脚两步步出厅来。看见汉文同二个标致妇人立在厅前，汉文上前拜见姊姊。许氏道：“恭喜兄弟今日回家。这二个妇人是谁？”汉文道：“一个是弟妇白氏珍娘，一个是使女小青。”许氏道：“原来是姪娘。”白氏小青亦上前见礼。大家坐下，叙了一番离别之情。

许氏道：“兄弟，自你问罪出门去后，我晓夜难安，幸喜去冬接你消息，寄下银两，方知兄弟在苏如意。后来又闻缘事再配镇江，使我喜变为愁，今日且喜夫妻双双回来，莫大之幸。”

汉文正要回答，白氏恐他言语不对，忙向前应道：“姑娘，只因前年苏州当值，祖师圣辰，例应供列宝玩，是奴将先父遗下的宝器取与官人排设。继因官人生辰，复排厅中，不知何处强徒见宝动心，冒认引官，屈打成招，问罪镇江。奴只得收拾银两，托寄尊府，追随镇江服事。官人因元旦游玩金山，被妖僧法海所愚，要削发出家。奴家闻知，同丫环前去金山寻回官人，谁知镇江水涨，满城浸没，幸蒙天庇，奴在金山免获于难。今同官人回来，暂借姑娘尊府权且栖身，再作别置，望姑娘俯允。”许氏道：“兄弟，姪娘如此贤德，世间难寻，劝你休作无情之人。只是愚姐屋房狭小，姑且暂住若何？”公甫道：“不妨。此隔壁有二间房屋，甚然宽大，现在要卖，待我向他商议定价，以便成交。”汉文听罢大喜。

许氏即去治酒接风，分作两席，公甫同汉文在厅上，许氏同白氏、小青在房中，席中言谈，方知王员外已经身故，汉文想着前情，不胜感叹。及至席罢，公甫收拾外房暂与汉文等居住一宿。

天明，公甫取出原寄的银两，递与汉文。汉文道：“姊夫何须取出，可将此银为弟买置房屋家器，若有余剩，可作生计。”公甫道：“既是如此，我且收下，至一应事情，我去料理就是。”汉文道：“全仗姊夫扶持。”公甫笑道：“你我至亲，说哪里话。”遂将银子收入，即去寻问屠主，议论房屋，一说便成，遂即立券，兑交银两明白。公甫又去买置什物家器，办得件件周全，拣个黄道吉日，汉文搬移过去。公甫将用剩过的银两取付汉文，汉文十分称谢，与白氏商量，依旧开张药铺。两家门户相通，时常来往。

白氏因水淹镇江，误害生灵，每到夜间，在花园排设香案，焚香祷祝，冀消罪愆。正是：

私心满望风浪静，谁料波涛又重来。

按下白氏慢表，再说陆一真人当日被白氏所辱，忿恨归山，修真学道。在山收一蜈蚣精为徒，一日，在洞中修炼，想道：蜈蚣法术已经精通，不免带他下山，前去报仇便了。遂唤声：“徒弟何在？”蜈蚣听见师父呼唤，上前应道：“师父，弟子在此，有何吩咐？”真人道：“贤徒，吾唤你出来非为别事，因我前年在苏州吕祖庙被青城山的白蛇精吊辱，此仇至今未报。如今白蛇现在杭州，我今要带你下山前去杭州，剪灭此妖，以雪前年之恨，你

意若何？”蜈蚣踊跃道：“弟子愿同师父下山除妖报仇。”真人见说大喜，即刻同蜈蚣出洞，师徒二人驾云望杭州而来。

不消片刻光景，已到杭州，二人按下云头，就在城隍庙内安身。真人道：“贤徒，你去收除蛇怪，须当小心，相机而前，不可被他逃脱。”蜈蚣领命，驾云来到白氏花园内存身等候不题。

且说白氏看到更阑夜静，又到花园焚香祝祷，正要低头下拜，这蜈蚣看得亲切，飞身出来。白氏忽闻一阵腥风，抬头一看，惊得魂魄悠荡，跌倒在地。蜈蚣伸开嘴正要啄去，不防半空中来了白莺童子，因知白氏有难，奉菩萨佛旨，飞身而来。看见蜈蚣要下毒口，忙飞落云端，望蜈蚣头上只一啄，已啄去了半截身子，其余半截横倒在地，童子救了白氏，自回南海复旨去了。

此时，小青在外，听见园中叫声，慌忙进来，见白氏倒在地上，着了一惊，连忙扶救醒白氏。问道：“娘娘因何如此？”白氏定了心神，方才应道：“小青，我适间入来，正要焚香下拜，不知何处来了一条大蜈蚣，钢牙利嘴，望我啄来，我惊倒在地，你怎生知道人来救我。”小青道：“我听见娘娘惊叫声音，因此入来，蜈蚣想已去了。”遂扶了白氏归房。

再表陆一真人在庙，不见蜈蚣回来，等得心焦，遂即驾云前来探视。忽见蜈蚣啄死在地，十分惊骇。这小青扶了白氏入房，翻身复入花园收拾香案，看见花下草边一条半截蜈蚣，正在惊疑，猛抬头，看见陆一真人立在云端。小青心下明白，纵上云头，骂道：“好泼道！前年我娘娘仁慈，不忍加害，饶你狗命。不思报恩，今日反同此孽蚣要来害我娘娘，天幸孽蚣自毙，不然几乎遭你毒手。”真人骂道：“孽畜！害我徒弟，仇上加仇。”小青大怒，飞剑劈面砍来。真人将手中麈尾劈面交还，二人斗上数合，小青解下青绫帕，祭在空中，化作一条捆仙绳，捆住了真人。遂命黄巾力士将真人丢在东洋大海去了。

小青收了青帕，按落云头，走入房来。叫声：“娘娘，原来是当年吕祖庙的陆一野道，同此孽蚣前来报仇，被小婢用青绫帕丢在东海去了。但不知何人来除这孽蚣，救了娘娘。”白氏掐指一算，叫声：“小青，原来是南海佛祖差白莺童子前来相救。”遂同小青出房，望空拜谢佛祖救命之恩。

白氏因受着这番惊恐，抱病在床，汉文着忙，早夜调治。许氏闻知，亦过来探视。进房坐定，许氏道：“姪娘玉体违和，妾身特来探候。”白氏道：“贱躯偶恙，动劳姑娘玉趾，何以克当。”小青捧茶入房，茶罢。许氏道：“姪娘孕体，今已弥月，须当加意调摄。但愿诞生男儿，接续许家宗枝。”白氏道：“多谢姑娘金言。奴家闻知姑娘尊孕与奴同时，奴有一言奉禀，未知姑娘肯垂听否？”许氏笑道：“你我至亲，有何见教，妾无不依。”白氏笑道：“奴同姑娘孕期均满此月，若两家生男，结为兄弟，生女结为姊妹，倘若一男一女，结为婚姻，未知姑娘意下若何？”许氏喜道：“此乃美事，妾身乐从，一言为定，永无更改。”白氏正要回言，却好汉文走入房来，白氏遂将这段情由对汉文说明。汉文大喜道：“既承姊姊美情，弟有微物作订。”说罢，将手中玉圈脱落，付与许氏。许氏也拔头上金簪一枝，递与汉文，两边均各收下。

汉文留住姊姊，治酒相待。席罢，许氏辞别过去，将两家订亲的事共公甫说道始末，公甫听罢，亦欢喜无限。正是：

今朝共结丝罗庆，他日同承诰命荣。

话表白氏因病体未痊，又同许氏谈说多时，动了胎气，捱到夜间，腹痛

起来。汉文同小青二人在房服伺，到三更子时，红光满室，文星降世。小青抱起，看是男儿，同汉文十分欢喜，扶了白氏上床，一夜忙到天明。公甫闻知，过来作贺。

到得三朝，家中开设喜筵，汉文请了姊夫并姊姊过来同饮喜酒。孩子取名梦蛟，字应元。座中欢饮，杯盘狼籍。公甫笑对汉文道：“阿姪既举玉麟，未知令姐若何？”汉文笑道：“姊夫，天从人愿，决然生女无疑。”合座大笑。

日暮席散，当夜，许氏过去，夜深腹痛，到得天明分娩，果然生女。公甫、许氏却也欢喜，以为应愿。汉文、白氏闻知，更加欢悦。汉文遂即办花红绫正，三朝送过姊夫家中，公甫收下，遂请汉文过去，同饮喜酒。女儿取名碧莲。席中，汉文对公甫道：“姊夫，弟说姊姊决然生女，今果谐愿。”公甫大笑，席罢散归。自此，两家连婚，更加亲热。谁知这白氏有分教：才离山虎，旋遭水龙。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

诗曰：

玄门寂静碧花香，争奈愆尤透玉堂。

回首不堪悲欲泪，风清露冷忆刘郎。

话表法海禅师当日打发汉文回去，后来知他在中途又被二妖花言巧语迷惑，依旧相认，同回钱塘，不胜嗟叹。

一日，禅师在云房坐禅，定中，见一位尊者手持黄帖进入云房。叫声：“法海，吾乃西方尊者，奉我佛金旨而来，说现今文曲星官出世，将经弥月，令你前去钱塘，将钵盂收了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当日发誓之言。等待二十年后，文曲星成名得了敕封，回来祭塔，然后放他，方成正果。”说罢，冉冉而去。禅师定中稽首领了佛旨。落下禅床，吩咐大众道：“我下山云游，不久便回，你们须谨守清规，不可妄荡。”大众领命，禅师遂即带了钵盂、禅杖下山，纵起云头，来到钱塘，寄迹在灵隐寺不题。

光阴迅速，屈指梦蛟已届满月，家中不免预先整治喜筵，以待亲眷。此夜，白氏正抱梦蛟在怀，不觉心血来潮，遂即掐指一算，惊得魂不附体。忙叫道：“小青，我明日有大难临身，将若之何？”小青道：“娘娘素明遁甲之术，何不用法改禳，看能消除否？”白氏叹道：“但恐天数难逃，禳亦无益。”小青苦求再三。白氏道：“你可去花园内排设香案，待我前来祭禳便了。”小青领命，即去料理停当。白氏沐浴更衣，来到花园，披发仗剑，踏罡步斗，默念真言，焚香祷祝。祭禳已毕，焚化金帛，同小青回归房中。正是：

祸福原系前生定，私心祷告亦徒然。

到得明朝，亲朋齐来庆贺，汉文欢迎，忙个不住。厅堂上正在喧杂之际，只见门外来了一位头陀，汉文定睛一看，却是金山寺法海禅师，忙即迎入厅上坐定。禅师开言道：“居士可记得老僧寺中相劝的言语否？你又被他所迷，如今他大数已到，老僧今日特来为你除妖。”汉文道：“老师，纵使他果是妖怪，他并无毒害弟子，况他十分贤德，弟子是以不忍弃他，望老师见谅。”禅师道：“既然居士执迷，老僧今亦不管你们的是非，但我道中行来口渴，居士有清茶，可取一杯来。”汉文忙应道：“有。”正要起身入内，禅师道：“居士，你们的茶杯恐怕不净，老僧带有钵盂在此，居士可持去取罢。”遂将钵盂递与汉文。汉文哪里晓得其中的玄妙，只道是禅师清净，遂接过钵盂翻身持入。

白氏正在窗下梳洗，看见汉文手内拿一个金晃晃的物件入来，方欲起问，不料这钵盂在汉文手中飞将起来，万道霞光，罩住白氏头顶。白氏被佛宝罩住，魂魄飞散，双膝跪下，哀求佛爷饶命。汉文看见大惊，向前抱住，要把钵盂拔起，好似生根一般，莫想动得分毫。白氏珠泪纷纷，叫声：“官人，妾身犯罪天庭，如今大难临身，要与你分离了。儿子梦蛟可托姑娘抚养照顾，官人须当保重身体，不可为妾伤怀。”汉文听罢，肝肠断裂，不住悲哭。

小青闻知，跑入房来，跪在白氏跟前哭道：“小婢苦劝娘娘改禳，只望消除灾厄，怎知运数难逃，依然受此大祸。”说罢，痛哭起来。白氏也哭道：“小青，我已知今日此难难逃，只是蒙你数年跟随，名虽主婢，情同姊妹，今日与你分别，实在难舍。儿子，姑娘自能照顾，你今可收拾归我清风洞去，勿恋红尘，免受灾祸。”小青痛哭一番，叩头起来，别了汉文，驾云回转清

风洞，修心苦练，后来也成正果，这话不表。

这边，公甫同了许氏慌忙过来，看见白氏如此光景，十分骇异。白氏哭道：“姑丈、姑娘并官人在此，听妾一言：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是也。在洞修行年久，只因游玩，醉卧山下，梦中露出本体，被一乞丐所拿，携往市中要卖，却值官人看见，用钱取买，放生山中，妾感佩在心。因官人今世命该乏嗣，因此下山与官人缔结朱陈，为他传嗣，接续宗枝，以报他救命之恩。因见官人家贫，盗银相赠，致他受罪姑苏。妾同小青跟到姑苏，寻媒结亲，妾炼药制丹，赞助官人。后因庆赏端阳，被官人强灌黄酒，现出原形，惊坏官人，妾出万死一生，前去南极仙山，求得回生仙草，救了官人回魂，因怕官人识破根基，用法瞒过。妾早夜辛苦，助成家计，继因祖师圣诞，众医无良，勒派官人当头，陈设宝器。妾恐官人忧愁，同小青费尽机谋，偷盗王府宝器，解了官人忧愁。后因官人生辰，排列厅中，被王府家人所拿，引官治罪。幸蒙苏州府陈爷仁慈，从轻发落，再配镇江。妾与小青相商，收拾银两，寄搭姑夫府上，又到镇江寻觅官人。皆因受恩前世，被官人三休四弃并无怨悔。后因官人游玩金山寺，被佛爷留住寺中，妾难舍夫妻之情，同小青到寺相寻，水淹金山，误害镇江生灵，犯了大罪，妾原欲俟蛟儿满月之后，回洞苦修，以赎前愆，怎知大数难逃。儿子梦蛟，万望姑娘念亲亲之情，半子之谊，代妾抚养，俾得长成，官人宗枝有赖，万勿以非类见疑。”公甫夫妇听见白氏这篇言语，不胜惊怪，业已道破，便亦坦然。许氏亦凄然道：“姪娘，妾身夫妇肉眼不识仙容，孩儿，妾自加倍照顾，不须挂怀。但愿佛爷慈悲怜念，钵下超生。”汉文道：“贤妻，我和你同去厅上哀恳佛爷则个。”白氏道：“天数已定，哀求亦无益。”两边正在难舍难分。

此时，外面亲友知得这个消息，均各散去，惟有法海禅师独坐厅上。许久不见汉文出来，将手中禅杖在地一敲，房中钵盂遂即盖下，登时不见了白氏形影。汉文顿足悲啼，公甫同许氏亦黯然流泪。汉文将钵盂双手捧起，定睛望内一看，只见一条小小白蛇装在里头，汉文伸手向内去捞，捞来捞去，只是捞不着。无奈，将钵盂捧出厅来，到禅师面前，双膝跪下，叫声：“老师，可怜弟子一家分离，望老师垂怜。”禅师双手扶起，笑道：“居士，这是他的大数注定，老僧不过奉佛旨而行。既然居士如此惨切，待到了西湖，老僧叫他出来与你再见一面罢了。”汉文叩谢。

禅师取过钵盂，举步出门，汉文跟着，一程到了西湖雷峰塔下。禅师将钵盂举起，默念真言，喝声：“白氏出来！”只见钵内一道白光冲出，现成白氏原形。汉文一把扯住，放声大哭。二个正在悲惨之际，只见禅师喝声道：“白氏，好下去了。”白氏慌忙跪下，叫声：“佛爷，小畜此番下去，未知后日还能出来否？”禅师道：“你今下去，若能养性修心，等待你子成名之日，得了诰封，回来祭塔，许时吾自来度你飞升。若不修心改过，即湖干塔坏，亦不能出来。”白氏叩头道：“谨遵佛旨。”禅师把杖向塔只一敲，塔登时移开，下面波水茫茫。喝声：“白氏，快些下去！”白氏涌身望塔下一跳，禅师遂将杖再敲一下，塔立时复盖原地。禅师完了公案，即纵上云端，竟回金山去了。正是：

夫妻原是同林鸟，大限到时各自飞。

这汉文哭得死去活来，无奈，慢慢踱回家中，看见梦蛟，重新又哭起来。公甫、许氏再三改劝。汉文住了哭，叫声：“姊夫、姊姊，弟今已看破世情，如今要往金山寻师，削发空门了。蛟儿全仗姊夫、姊姊抚育，将来若得长成，

祖宗有赖，所有家财器物等项一尽交付姊夫、姊姊。”遂带随身衣裳，些须路费，飘然出门，望镇江金山寺出家去了。公甫同许氏十分凄凉，痛哭一场，收拾一应家私，抱了梦蛟回家，尽心抚养，胜过亲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梦蛟不觉年已成童，生得丰神潇洒，气度端庄。公甫、许氏作亲生的款待一般，遂送他入学读书。十分聪明，过目成诵，问答如流，入学三年，淹博经史，先生看他颖悟异常，甚是爱惜。同学、众朋因先生爱他，个个心怀妒恨，时常寻事与梦蛟口角，梦蛟总付之不理。

一日，先生不在，众朋背地里说说笑笑，一个道：“他不是姓李，是姓白哩。”一个道：“他的娘亲乃是妖精，见说被和尚拿去打死哩。”又一个道：“他是个蛇仔，比不得你我，从今我们不要理他。”梦蛟一一听在耳中，不觉心下忿怒，跑转回家。到了门首，叫声：“母亲开门。”许氏听见梦蛟的声音，移步出来，开了门。叫声：“儿啊，你在书房读书，为何怎早回来？”梦蛟随了许氏入内，双眼流泪，双膝跪下。叫声：“母亲，孩儿有一言冒犯，乞恕孩儿不孝之罪。”许氏惊道：“儿啊，你为何如此？”梦蛟哭道：“娘呵，今日先生不在，众书友背地说儿不是娘亲骨肉，甚么是妖精生的，万望娘亲与儿说明则个。”

许氏见问，不觉眼泪纷纷，叫声：“儿呵，你要问父母原根，为娘若不说，你怎能知道，说起来好生凄惨。”就将法海始末缘由并汉文白氏前后事情一一说明。梦蛟听罢，大叫一声，昏跌在地。许氏看见，慌忙抱在怀中，含泪解救。梦蛟悠悠苏醒，哭道：“孩儿蒙母亲抚养，父亲训诲，今得成人，此恩此德，粉身难报。只是爹娘遭此苦难，叫儿心肠断裂，怎生能见得爹娘一面，儿就死也甘心。”许氏道：“儿，你不须悲哀，当年见说，和尚有言：后来若得儿你金榜成名，封诰回来，还有见你母之日。儿须奋志青云，将来或得与你母相会亦未可知。”

梦蛟听罢，且悲且喜，半信半疑。自此，日夜思想父母，书亦懒读，渐渐形容枯瘦，不觉病倒在床，十分沉重，日夜叫爹叫娘，就如疯颠一般。公甫同许氏惊慌无措，延医求神，毫无影响。公甫背地埋怨许氏道：“你们女流之人真无见识，不该对他说明根由，致他悲苦成病。万一有三长两短，岂不辜负了弟姪重托，而且我们十载辛勤亦付之流水了，岂不可惜！”许氏无言可应，只是叹气。梦蛟日夜狂呼乱叫，二人思量无法，惟有日夜守住房中，正是：

为慕劬劳成昏瞽，自有神仙活度来。

不表梦蛟病症，且说南海慈悲佛祖一日在紫竹林中游玩，偶然有触。菩萨口称：“善哉！现今文曲星官有难，医药难治，吾不免前去救他便了。”菩萨即时出了紫竹林，纵起祥光，来到西湖，化作募缘道人，手持木鱼，一路来到公甫门首，叫声“化斋”。

公甫正坐在厅上纳闷，听得门外化斋声音，步出门来。见一道人身穿道服，手持木鱼，足踏草履，神气飘然。公甫忙即迎入厅内，叙礼坐下。问道：“老师何处名山？何处洞府？乞道其详。”菩萨道：“贫道从幼出家，在天竺寺得遇异人，传授仙方，炼制丹药，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潭府募一善缘。”公甫见说大喜，叫声：“老师，弟子有个豚儿，现得个失心的病，日夜呼叫，医药无效。老师既有仙方，未知肯相垂救否？”菩萨笑道：“贫道专一利人济世，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公甫大喜，遂即起身请菩萨入房看了病症。菩萨道：“不妨。令郎此症乃是七情

所伤，致成昏乱之候，贫道有丹药一粒，（此处缺十九字）菩萨说罢，遂即解开行囊，取丹药一粒，递与公甫。公甫双手接过，满口称谢，将药交与许氏，遂同菩萨出房，到厅上坐下，治斋款待。席罢，菩萨作辞出门，竟回南海去了。

这许氏将药调好，抱起梦蛟，将药灌下腹去。不一刻，只见梦蛟口内吐出许多痰涎，随即神气清爽，病势顿消。公甫许氏欢喜不尽，叫声：“儿呵，你病得天昏地乱，医药无灵，今日天幸得遇高人前来相救，不然我们两个老人家险些被你惊坏了。儿呵，你今后切须宽怀，不可如前悲戚。”梦蛟点头领命。

看看日渐壮健，公甫遂请一位博学先生在家课读。梦蛟因听得许氏有说，将来若得成名，会面有期，遂把思忆父母的念头抛开，一味勤读，寒暑无间。不上三四年光景，早已读得胸罗七斗，学富五车。是年，正值宗师行文岁试，梦蛟应童子试，就入了泮。报到家中，公甫同许氏欣喜无限，不免簪花拜客，忙乱几时，方得安静。转眼秋闱已近，梦蛟打点上省乡试，三场已毕，揭晓后梦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报到，自己亦十分得意。鹿鸣宴罢，参拜座师、房师，无不羡他青年俊美。公事一完，起身回来，此时亲朋齐来庆贺，家中热闹自不必说。

梦蛟到家，拜见了姑夫、姑母，公甫、许氏满心欢喜。许氏叫声：“侄儿，且喜你今同手掇巍名，不负我们十数载辛勤，但愿你再攀宫桂，许时得了封诰，回来祭母，不负劬劳之恩。但你爹娘当年共我指腹为婚，原物尚在，后我生你表妹，两家结为婚姻。因你母去后，你在我家以兄妹称呼，今你表妹亦已长成，待字闺中，未知侄儿你心下若何？”梦蛟道：“孩儿蒙姑夫、姑母抚养深恩，碎身难报，今得侥幸成名，皆姑夫、姑母教诲成全所致，倘邀天庇，再博微名，务必力恳圣恩，求取封诰，以报劬劳。表妹亲事，蒙姑夫、姑母不弃，父母作主，孩儿敢不从命，俟春闱过后，择吉成婚便了。”公甫点头道：“侄儿所言有理。”碧莲里面闻知，亦暗自欣喜。

梦蛟在家打发诸事明白，遂即料理入京会试。公甫开筵饯行，许氏不免叮咛路上小心，早起晏宿几句话儿，梦蛟领命。公甫择一个老成人儿跟随梦蛟进这一去有分教：鳌头独占，金榜擅名。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人泮——学童考进县学为生员（秀才），叫人泮。

乡试——科举时代，每三年各省士子集于省城，由朝廷派主考官进行考试，考中者为举人，乡试都在秋天，亦称秋闱。

解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鹿鸣宴——科举考试后所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及中举诸生。

第十三回 标黄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

诗曰：

灿烂卿云绕帝京，幽芳兰蕙达彤庭。

九天丹诏遥颁下，步向雷峰度上升。

且说许梦蛟别了姑夫、姑母，出门上京会试，路上朝行暮宿，穿州过县，到了京城，寻寓安歇，揣摩以待。到了场期，随众人入闱，三场已毕，真个篇篇锦绣，字字珠玑。揭晓之期，梦蛟高中了会元。报到寓所，梦蛟大喜，慌忙打发了报人。早有许多执事员役前来伺候，梦蛟遂即换了冠带，吏役拥簇，出门赴过琼林宴，拜座师，会同同年，忙个不住。到了殿试对策，天子临轩，百官侍立，三百进士济济，伏于丹墀之下。传胪高唱：

第一名 许梦蛟 状元及第

以次榜眼、探花。各赐御酒三杯，簪花挂红，敕赐游街三日，十分荣耀。满城人等，看见状元青年秀美，无不啧啧称羨。

三月游满，状元三人进朝谢恩，退出午门，梦蛟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到任后，遂将父母始末并自己托居李家成立情由做成一本。五更入朝，景阳钟动，天子登殿，百官山呼已毕。梦蛟俯伏金阶，口称：“微臣新科状元许梦蛟有事奏闻。”天子问道：“卿有何事奏来？”梦蛟将书呈上龙案，天子从头至尾细细一看，只见疏上写道：

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臣许梦蛟奏为敬陈微臣父母遭难始末缘由仰祈圣恩俯允诰封事。臣闻君亲一体，臣子原元二致，家国并重，思孝同此寸心。臣父许仙，自幼怙恃，依姊家而成立。臣母白氏，修道青山，托岩洞以栖身，云游中界，聊作求凰之情。爰遇西湖，遂成无媒之合，结亲五载，负冤两地。臣生弥月，母遭塔下之殃，固悼沦亡，父作方外之客。臣姑许氏，悯臣孤幼，躬亲抚养，既减损而课读，复许息以为婚。臣蒙圣恩，待罪翰林，父母未蒙诰封，子职既亏，臣道有缺。合无仰恳天恩，乞赐敕命，荣耀先人，俯准告假，回乡祭亲，稍尽子职，无忝臣道。谨奏。

天子看罢，龙颜大喜道：“原来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朕心嘉悦。今封卿父为中极殿学士，卿母为节义天仙夫人，卿姑夫李公甫教诲有成，封为忠义郎，许氏抚养有功，封为贤淑宜人，均赐诰敕。准卿给假一年，回乡祭亲，完娶后回朝供职，钦此。”

状元谢恩出朝，退出午门，慌忙回来别了众同年，收拾起身。车马纷纷出了京城，一路好不兴头，所过州县，文武官员尽皆迎送。

路由镇江，状元猛然思起前因，遂令将车马安顿驛中，自己打扮作秀才模样，只带一个跟随，一路往金山寺而来。到得寺中，无心观玩形胜，进入大殿，焚香礼佛，遂入后殿。和尚出迎，同到方丈内分宾主叙坐，小沙弥献茶入来，吃罢。状元开言问道：“师父可是法海禅师？”和尚道：“法海乃是家师，现在云游未回。”状元道：“师父法号甚么？俗家尊姓？为何出家？乞道其详。”和尚道：“贫僧贱号道宗，俗家姓许名仙，字汉文，杭州钱塘人氏。”遂将从幼在李家，后来如何与白氏相会、结亲及两番受罪，并水涨镇江，同归钱塘，生下儿子取名梦蛟，共姊家指腹为婚，到满月法海来家将白氏收在雷峰塔下前后缘由，从头至尾细细说明。“因此，贫僧看破世情，

会试——科举时代，每三年（在乡试的第二年），各省举人集于京城，参加礼部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会试的第一名为会元。

离了红尘，削发金山，拜法海为师，在寺修行。于今十数载，儿子寄托姊家，未知长成与否。”状元听罢，慌忙双膝跪落，落泪纷纷，叫声：“爹爹，不肖便是许梦蛟。”汉文愕然，起来仔细一看，扶起笑道：“居士，你认错了。”梦蛟道：“不错。”就将在学堂读书，被众友背地笑骂，回家见过姑娘，说明根由，因思忆父母悲苦成病，医治平服，后来奋志入泮；连科发解，入京会试，蒙恩取中状元，现蒙圣恩，钦赐父母诰敕，给假回来一段情由，详细禀明。“因此路出镇江，特来金山寻访父亲，同回钱塘，稍伸孝养。”

汉文听罢，悲喜交集。叫声：“儿呵，如此说来，我果是你的父亲。且喜上天垂怜，吾儿金榜成名，只是你母遭塔压身，一念及此，梦魂难安。”说罢，垂下泪来。状元泪流满面，叫声：“父亲不必伤悲，儿现求取敕封，回来祭塔，封赠母杀，望父亲同儿下山。”汉文道：“儿呵，你父今已出家，本不肯再蹈红尘，念你孝思苦恳，如今姑同你去祭了你母回山便了。”状元大喜。

此时，寺内众僧听得梦蛟是新科状元，道宗是状元父亲，一个个惊得屁滚尿流，大家忙披上袈裟，戴了僧帽，齐到方丈跪下道：“小僧们不知状元爷驾临荒山，有失迎接，死罪！死罪！”状元逐一扶起道：“众师父何须如此，家父在此，蒙众师父不弃，获居宝山，学生感佩不尽。”汉文亦道：“你们如此下礼，我心何安。”众僧大喜，无不称赞状元爷大量。汉文对众僧说明就里，众僧合掌作贺。状元令长随取了白银二十两送与众僧为香银之费。众僧忙道：“小僧们怎敢受状元爷大惠。”状元道：“不妨，请收。”众僧推辞不过，只得收下。状元遂请父亲起身，同出金山寺，众僧送出山门不题。

且说公甫家中已经邮报梦蛟中了状元，家内锣鼓喧天，音乐震地，亲友填门，车马塞户，府县俱来作贺。公甫同许氏就如登天一般，喜得乱跳，碧莲欢喜更不必说。后来探知状元给假回家祭亲完娶，家中预先整治第宅，打点各项伺候。

不多时，状元舆马已到，府县出郭迎接，到得里门，迎入新第，家中又有一番的闹吵。状元拜见姑夫、姑母，公甫、许氏见汉文亦同状元回来，更加欢悦，状元将金山寻回之事一一说明。汉文同姊夫、姊姊相见，彼此乐极，不觉泪下。此时一家聚会，喜溢门阑，大开筵席作贺。汉文已经持斋，另治素筵，饮至更深方罢。

明日，清晨起来，状元全副执事，出了西关城，祭谒祖父、祖母坟墓。回来，请出诰敕，汉文同公甫、许氏一齐冠带起来，望阙谢恩。状元吩咐治办礼物，同去西湖祭塔。一程到得西湖，雷峰塔下安排祭礼，状元跪下读罢诰敕，放声痛哭，汉文亦动悲声，公甫、许氏俱挥泪不止。

大家正在悲伤之际，只见空中来了法海禅师，叫声：“好了，状元今日还乡祭塔，老僧今日亦来完却一场善缘。”公甫、汉文等看见，慌忙迎拜，就对状元道：“这位就是法海大禅师。”状元见说，跪下拜求法师放出母亲。禅师慌忙扶起，道：“状元皇家贵臣，老僧怎能生受得起。令堂夫人今日灾难已满，老僧奉佛旨特来放他出来，与状元相见。”状元听罢大喜。禅师遂即默念真言，将杖望塔一敲，塔登时摇动，移在一边。禅师高声叫道：“白氏，快些出来。”只见底下一道白光冲出，白氏已在面前。禅师将杖向塔再敲一下，塔即仍归原处。

状元向前跪下，抱住白氏哭道：“娘亲受灾，孩儿不能身代，直至今日方识娘面。”说罢，放声大哭。白氏手抚状元，泪流满面。叫声：“儿呵，

幸喜你今日金榜成名，求得诰敕回来，救出你母，足见孝思。”汉文叫声：“贤妻，为夫只道今生不能与贤妻相会，谁知今日再得相逢。”说罢，悲恸起来。白氏不胜咽哽，叫声：“官人，妾身冒罪，致官人遁迹空门，今日相见，惚似梦中。”许氏、公甫上前相见，也有一番言语，不必细表。正是：

人生无限伤心处，尽在生离死别时。

禅师听得多时，叫声：“白氏，你今灾退难解，不可久恋红尘，老僧度你早归仙班。”说罢，随手取出白帕一条，铺在地中，叫声：“白氏，可踏此帕之上，老僧度你成为正果。”白氏忙即跪下，叩谢佛恩，起来踏在帕上。禅师手指白帕大喝一声，只见白帕变作一朵白云，将白氏升上九霄云里。禅师又取出青帕一条，仍前铺好。叫声：“道宗贤徒，你可踏此青帕之上，老僧度你并归仙班，同享逍遥之福。”汉文跪下稽首，起来踏在青帕之上。禅师也喝一声，青帕变作一朵青云，将汉文也升上云端。只见满天瑞彩，香气氤氲，二朵祥云冉冉望西而去，霎时不见。当下禅师度了二人飞升，遂即纵上云端，竟回灵山缴佛旨去了。

此时，公甫同许氏等一齐跪下，望空礼拜，只有状元哭倒在地。公甫近前扶起，劝道：“侄儿，你父母白日升天，世间难得，此乃喜事，何必悲怀，可同回去罢。”状元被劝不过，只得上轿一同回来。状元到家后，追思不已，令人装塑父母二人金身，供养堂中，朝夕礼拜，如同生时。正是：

惟将朝暮瞻仰意，权作问安视膳时。

状元在家住了几时，因思钦限已迫，未完亲事，正在沉思。适值钱塘县来拜，状元大喜，迎接进内。坐定，状元开言道：“治弟正有一事要仗托老父母。”知县忙道：“殿元公有何事见委？学生自当领命。”状元道：“治弟从幼蒙家姑夫不弃，许以表妹缔结朱陈，仰蒙圣恩，赐归完娶。正虑无人执柯，敢求老父母作伐，未知肯否？”知县道：“原来殿元公有此快举，学生敢不效力。”遂即过去见了公甫，道明来意，公甫欣然，选定八月十五日完婚。知县过来回复，状元大喜，留住知县小酌，饮罢，告辞去了。

到了吉期，官员亲友齐来庆贺，金花表礼充室盈庭。状元乌纱帽，大红袍，簪花挂红，身骑骏马，鼓乐喧天，执事仪仗，一路迎来。知县吉服，也来相陪。这边，碧莲金装玉裹，冠带绕围，打扮如天仙一般。公甫、许氏亦穿了冠带等候。

须臾，状元到门，行礼已毕，迎归第中交拜天地，次拜父母神位，同入香房。外面排开喜筵，款待县令与众亲友，大家饮至更深，方各散去不题。这一夜，鸾帟中，一双少年夫妻，说不尽千般恩爱，万种风流。到了次日，亲友又有一番作贺，不必细表。满月后，状元迎请岳父母过来，同居新第，受享荣华。正是：

名遂功成谐素愿，阖家完聚受天恩。

过了些时，状元因钦限已满，打点人都复命，选择了黄道吉日，收拾起身，将岳父、岳母一并搬请入京。路出苏州，亲到吴家致谢员外的前情，到京面圣过，仍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后来直做到詹事府正詹事，遂即荣归钱塘，优游林下。许夫人生了二子，状元即将次子承继岳父之后，接续宗枝。后来，公甫夫妻皆跻高寿，无病善终。状元同夫人亦并登古稀，无病端坐而逝。后

执柯——做媒。

作伐——作媒。

代簪纓綿綿不絕，人皆以為孝義之報云。